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東臣黃國琦較釋

直諫部二十四

直諫

唐韓思復為諫議大夫開元初山東蝗蟲大起姚崇為中書令奏遣使分河南北諸道殺蝗蟲而埋之思復以為蝗是天災當脩德以禳之恐非力所剪滅上疏曰臣聞河南河北蝗蟲頃日更益繁熾經歷之處



苗稼都損今漸翺飛向西遊食至雜使命來往不敢  
昌言山東數州甚爲惶懼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臣  
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  
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後驅  
蝗使等伏請總停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  
寧惟惠之懷不可不收攬人心也帝深然之出思復  
疏以付崇崇廼請遣思復往山東簡視蝗蟲所損之  
處及還具以實奏又請令監察御史劉沼重加詳覆  
沼希崇旨意遂笞撻百姓廼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  
南數州竟不得損免思復遂爲崇所擠出爲德州刺

史

皇甫憬

爲陽翟尉

開元初

監察御史

宇文融請簡察

僞濫迹戶憬上疏曰臣聞知者千慮或有一失愚夫  
千計亦有一得且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衆不急  
之務衆則役數役數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  
太上務德以靜爲本其次化之以安爲上但責其疆  
界嚴其隄防山水之餘卽爲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  
遣括量故奪農時遂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  
體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務以勾剝爲計州縣  
懼罪據牒卽徵逃亡之家隣保代出隣保不濟又使



更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憲法交及臣恐逸  
從此更滯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繇火不可不慎今之  
具寮向逾萬穀蠶食府庫侵害黎人國絕數載之儲  
家無經月之蓄雖其厚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  
繇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以此給  
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爲粟帛亦恐不足豈括田  
稅容能周給也左拾遺楊相如上言咸陳括爲不便  
玄宗方委任融侍中源乾祐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  
成其事乃貶憬爲盈州尉諱察柳澤開元二年爲殿中侍御史嶺南監選使會市舶

使右衛威中郎將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  
異巧以進澤上書諫曰臣聞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  
知見欲而心亂必矣竊見慶立等雕鑄詭物制造奇  
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譎怪爲異寶乃理國之所巨蠹  
聖王之所嚴罰紊亂聖謀汨斲彝典昔露臺無費明  
君尚或不忍象箸非多忠臣猶且憤歎王制曰作異  
服奇器以疑衆者殺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巧  
謂奇伎怪好也蕩謂惑亂情欲也今慶立皆欲求媚  
聖意搖蕩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是宣奢淫於天下  
必若慶立矯而爲之是禁典之無赦也陛下即位日



近萬邦作孚固宜昭宣菲薄廣敷節儉則萬姓幸甚  
崔向爲右補闕開元七年上疏曰臣聞千金之子坐  
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况居大寶之位也哉陛  
下宜保萬壽之體副三靈之望安可輕出入重盤遊  
乎天子三田前古有訓豈唯爲乾豆賓客庖厨者哉  
亦足以閱兵講武誠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  
驚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啣枚有言聞而無誼譁  
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悉驅禽獸順其左右  
之宜以安待王射也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  
畋於渭濱有異於是六飛馳騁萬騎騰躍衝翳蒼蹠

蒙籠越嶰險靡榛叢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羣擾攘  
羽族繽紛左右戎夷競申驍勇攢鎬亂下交刃霜飛  
而降尊亂卑爭捷於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  
客倏侍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  
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靜言思  
之臣深爲陛下戰慄也書曰不畏入畏又曰從諫則  
聖惟陛下深思遠慮以誠後圖則其天下孰不幸甚  
吳兢爲太子左庶子玄宗東封多射獵兢諫曰陛下  
爰自維邑將告禪岱宗行經數州屢以畋獵爲事伏  
恐外荒之攸漸誠非致理之所急况陳封告成禮容



甚大伏願罷此畋遊之事克備文物之儀又貞觀時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則博選識達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興亡之地皆問其所繇用爲鑒誠伏願陛下遵而行之則與夫騁奔馬於澗谷要狡獸於叢林不慎垂堂之危不思馭朽之變安可同年而較其優劣

施敬本爲右補闕開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出降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敬本與右拾遺張烜左拾遺李銳等連名上疏曰竊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露寢陛下所以負黼宸正黃屋饗萬國

朝諸侯人臣至敬之所猶玄極可見不可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於齊而以魯侯爲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露寢之事今欲紫宸殿會禮卽當人臣攝行馬入於庭醴升於牖主人授几逡巡紫座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於寡人之室言詞僭越事理乖張旣黷威靈深虧典制其間名納采等竝請權於別所玄宗納其言移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裴耀卿爲尚書左丞相開元二十四年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立功還詔加河西隴右兩節度使仍令經



畧吐蕃嘉運既承恩寵日夕酣宴不時赴軍耀卿密上疏曰伏見蓋嘉運立功破賊更委兩軍以勇果之才承戰勝之勢吐蕃小醜不足殲夷然臣近日與其同班觀其舉措精勁勇烈誠則有餘言氣矜誇恐難成事莫敖弔於蒲騷之役舉趾稍高春秋書之以爲懲誠恐其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入秋防邊日月稍逼接封人吏須識其宜今將撫邊軍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人吏未諳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道况兵未訓練不知禮法人未懷惠士或生心求其忘性命於一時憚嚴刑於少選縱威逼而進因而立功

恐其師出以律久長之義又萬人性命決在將軍不得已而行之鑿凶門而卽路今酣宴朝夕優渥有餘亦恐非愛人憂國之意不可不察若不可迴緩卽望速遣進途仍乞聖恩勗以嚴命疏奏玄宗乃促嘉運赴軍竟以無功而還

梁鎮爲昭應令代宗廣德二年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因奏皇室仙系宜脩崇靈跡請於應昭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靈臺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大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洒掃官戶一百人又於縣之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并許之時歲饑荒



人甚不安鎮上奏曰臣聞國以人爲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爲主虐其主則非神故昔之聖王所以極陳理道明著祀典將愛其人而慎用其材力敬其神而虔恭於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賚而盡其力然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一昨蠲賊作孽水旱爲災雖王畿皆徧而臣縣最苦此則神之不能禦大災也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得烈其祀典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丁壯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飛芻輓粟今但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客殺東鄰之牛而後輿作非妄之福陛下雖欲爲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一也陛下不視昔者有道之君至德之后何不卑宮室菲飲食恭已以遂萬物之性哉陛下今違神亭育之心竭人疲困之力如是又何從而致其福哉此又不可二也又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今此獨爲則宗廟之靈將等以親踈較以厚薄陛下又何以言哉此又不可三也又大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



天貽向背之責陛下又何以爲詞哉此其不可者四也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此愚智之所以同知也今湫竭亦久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奠爲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人且怨矣神何歆哉此又不可五也其道君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皆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饗祀國有彝典官有掌禮蓋無關失矣又何勞神役靈此又不可六也臣稽先王典禮觀前聖之軌躅休咎豐凶災祥禍福必至帝王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又不可七也臣伏察此弊

頗知其繇蓋以道士李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有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踰越險阻負荷衆盛以日繫年無時而息曾不課神功力空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災孽并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原情定罪非殺而何臣昨受命之時承聖旨務要安緝許逐權宜誠願沉鄴縣之巫安流弊之俗其所興兩祠土木之功丹青之役洒掃之戶謹明宣旨竝亦權宜停訖人吏百姓等知陛下以從善爲心嫉惡爲務蠲除不急剗革煩苛皆喧呼於庭忭躍於路所徵糧糗無不樂輸臣伏以國禎等



竝交結中貴狡蠹成性臣雖忘身許國不懼讒構終恐賄及豪右復爲姦惡其國禎等見具狀推勘如獲賊狀伏望許臣徵收便充當縣郵館本用其湫旣竭不可置祠堂又不可當爲大地建立祖宗廟臣竝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等旣先各有宮廟望請竝於本所依禮齋祭上從之

姚南仲爲右補闕大曆中將葬貞懿皇后代宗恩寵所屬令繕陵寢邇章敬寺後當遊行幸近地左右莫敢言者南仲上疏曰伏聞貞懿皇后今於城東章敬寺北以起陵廟臣不知有司之請乎陛下之意乎陰

陽家流之希旨乎愚以爲非所宜也謹具疏之伏願暫畱天眷而省察焉臣聞人臣宅於家君主宅於國今夫長安城陛下皇居也其可穿鑿興動而建陵墓於其側乎此非所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馮丘原遠郊郭今則西甫宮闕南逼康莊若使近而可見歿而復生雖在西宮待之且何如骨肉歸土竟無不之章敬之北竟何所益示之兆庶則彰溺愛垂之萬代則累明德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先皇所以因龍首建望春蓋爲此今若起陵目前動傷宸慮天



心一傷數日不平且匹夫向隅蒲堂爲之不樂萬乘  
不樂人其可歡心乎又暇日歌鍾於內此地皆聞此  
非所宜三也伏惟貞懿皇后坤德配天母慈逮下陛  
下所以切軫旒宸以久俟著龜始謚之以貞懿終待  
之以褻近臣竊惑焉非所以稱述后德光被下泉也  
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邇於城下者主也上將  
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於聖德無益於貞懿將欲寵  
之而返辱之此非所宜四也凡此數事實黜大猷天  
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陛下方將偃武  
靖人一誤於此其傷實多臣恐君子是非史官貶褒

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今指  
事尚遙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天  
下幸甚代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賜緋魚袋特加五  
階宣付史臣聞此語曰來時禮部人必莫不來也  
卯模晉州人以麻辨髮持竹籠及葦席哭於東市人  
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於上若無堪便乃以竹  
籠貯屍棄之於野京兆府以聞代宗卽詔見賜衣館  
於禁內客省其獻三十字一字論一事其要者團字  
監字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  
使也



顏真卿爲簡較刑部尚書知省事永泰中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召百寮傳宰相語稱奉進上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勞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人心莫不衰退矣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卽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廻日奏聞以明四目達四聰

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則焉詩云營營蒼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聽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誣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爲辭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



監門司與伏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擁蔽也并置立伏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不過仍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闔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於今日天下之蔽盡萃於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弊太平

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比走黨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又令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爲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實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爲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而易退錄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語况懷厭怠令宰



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必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凡百臣庶以爲危殆之期又翹足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

裴諝爲金吾將軍建中初德宗於廟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爭者輒擊登聞鼓諝上疏曰夫課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之徒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纖微若然者安用吏理乎帝然之悉歸有司

權德輿爲左補闕時貞元中裴延齡以巧倖判度支自司農少卿遷戶部侍郎仍判度支德輿上疏曰臣伏以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况經費之司安危所係延齡頃自權判逮今旬歲不稱之聲日甚於初羣情衆口諠於朝市不敢悉煩聖聽今謹畧舉所聞多云以租賦正額支用未盡者便謂之剩利以爲已功又重



破官錢買嘗平先所收市雜物遂以再給估價用充別貯利錢又云邊上諸軍皆至懸闕自今秋以來並不支糧伏以疆場之事所虞非細誠誠聖謨前定終事切於有司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爲時所抑醜正之黨結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剩利微其本末今分析條奏又擇朝賢信臣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虛實儻延齡授任已來精意勤力每事省約別收羨餘至於正數各有區別又邊軍儲蓄寔猶可支身自歛怨爲軍國惜費自宜更加優獎以洗羣疑明書厥勞昭示天下如或言者非謬罔上實多豈

以邦國重務委之非據臣職在諫曹合採羣議正拜已來今已旬日道路云云無不言此豈京師士庶之衆愚智之多合而爲黨共有讐疾陛下似宜稍迴聖監俯察羣心是時拾遺王仲舒亦抗疏論之  
許孟容爲給事中上疏曰臣竊謂陛下數月來齋居攢膳爲兆庶心禱又勅有司走於羣望祈於百神而密雲不雨首種未入豈觴牢有闕巫祝非誠爲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意精至其澤未答也臣歷觀自古天人交感未答者未有不繇百姓利病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者京師是萬國所會強幹弱



伎者自古通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稅出入一百萬貫  
臣伏冀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收二且  
使旱澗之際更免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歛如舊則必  
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爲德音一發膏澤立  
應變災爲福期在斯須戶部于收掌錢非度支歲計  
本防緩急別用今此炎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  
百姓一年差科實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  
也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  
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  
沉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于此則特降明命令

有司條例三日內奉奏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伸者詔  
下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爲如此而神不監歲  
不稔古未之有疏寢不報

穆質爲給事中元和初掌賦使院多擅禁繫戶人而  
有笞掠至於死者質乃論奏塩鐵轉運司應决私塩  
繫囚須與州府長吏監决自是刑名畫一四年鎮州  
王承宗叛憲宗用內官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質率同  
列伏閣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爲將帥者憲宗雖改  
其名心頗不悅尋改質爲太子左庶子  
獨孤郁爲左補闕元和四年鎮州王承宗拒命詔以



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衛上將軍吐突承瓘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帝御延英殿對度支使李元素塩鐵使李鄴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等及郁皆言中官吐突承瓘不可以統師且非舊制郁言尤激切翌日乃削承瓘摠河陽浙西宣歙四道兵但充鎮州已來招討宣慰等使時論諫者皆以爲中外任殊承瓘不宜摠戎招討至是改處置爲宣慰猶存招討之名

孟簡爲諫議大夫鎮州王承宗阻兵下詔誅伐以中

貴人吐突承瓘爲行營招討處置等使宰臣裴垍陳奏以爲中官不宜統兵言未允納簡與呂元府許孟容李夷簡穆質等上疏抗論又偕詣延英面陳不可之狀遂退改承瓘使號簡在諫署三年言論切正繇是出爲崑州刺史

裴度爲御史中丞先是五防小使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宣徽院供奉官爲其使領數百或有恃恩恣橫郡邑驚擾皆厚禮迎犒之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盜每留旬月方更其所元和九年冬裴寰爲下封令嫉其暴橫但據名供饋使



處公館杜其侵擾使者歸或譖寔有慢言上大怒將以下不敬論宰臣於延英懇救理之帝怒不鮮及出逢度將入元衡等謂曰裴寔事上意不聞恐不可論度唯唯而入抗陳其事謂寔無罪帝愈怒曰如卿言裴寔無罪則當決五防小使小使無罪則當決裴寔度曰誠如聖旨但以裴寔爲令長愛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罪之帝怒稍解初令書罰翌日釋之放歸本縣視事焉

裴潏爲左補闕兩河用兵憲宗罷任內官有至專兵柄者又以內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玉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粹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及淮西用兵使復以內官爲使潏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聰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勵精若令官闕之臣出叅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誠於初令或有防不必在大儻掃靜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日言雖不用帝意嘉之潏爲起居舍人時憲宗垂



意方士既得柳泌益信金丹藥石之說推心腹之無  
疑焉潏抗疏曰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  
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  
湯及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皆報之  
以上壽番祚於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  
仁貴黎元自踐祚以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  
崇而又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  
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王明君所不及今陛下躬親  
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  
嶽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蒼生

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佑聖壽無疆伏  
見自去年以來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  
等或更相稱引迄今薦送漸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  
士皆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恐人  
見之懼人聞之肯干謁公卿自鬻其術者所有誇術  
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爲求利而來自言飛煉爲  
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及假僞敗露  
曾不耻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深信其術親餌其藥  
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傳曰  
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爲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養人也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嘗食之物况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爲防制若乃遠徵前史者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如慮生徐福樂大李少君其後皆奸僞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神臣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所有金石煉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僞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

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期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作義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於此矣伏以貞觀以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忝侍從職奉起居侍臣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其本職也疏奏貶潯爲江陵令

韓愈爲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憲宗命中使領禁兵



迎護鳳翔法門寺釋迦牟尼佛指骨至京王公士庶  
瞻禮捨施如恐不及百姓有廢荼竭產燒頂灼臂而  
云供養者又有間肆惡子不苦焚烙之痛謫言供養  
而焚其肌膚繇是佛骨所在往往盜發既擒獲或嚮  
之自灼者農人多廢東作奔走京城愈上疏極諫曰  
臣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  
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  
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  
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  
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

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  
以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  
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  
文王九十七歲武王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  
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  
有佛法時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  
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  
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  
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菓其後竟爲侯景所逼  
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得禍繇此觀之



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毅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太內又令諸寺迓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

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所以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倣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謁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彎身以爲供養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



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况其死已久  
朽枯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  
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茱祓  
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穢朽之物親臨視之巫  
祝不先桃茱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  
實耻之乞以此骨出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  
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  
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  
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  
悔

李渤爲戶部員外郎將皇甫鐸作相剝下以希旨會  
陳許節度使郝士美卒令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渤  
上疏曰臣自出使力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  
有四百戶今纔四十餘戶閿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  
有一千餘戶其他州縣大畧相似其弊所自起於攤  
遞約十家內一家遞亡即攤賦稅使九家共出稅額  
長定有遞即攤似投石井中不到底不止攤遞之弊  
戶不盡不休此皆聚斂之臣競剝下以奉上唯思竭  
澤不慮無魚伏乞詔書絕其攤遞以見在戶家產錢  
數爲定其餘有欠且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



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繇此而云太平者是佞邪之臣也伏乞陛下察而逐之疏奏仍具狀申中書門下又言道途不脩驛馬多死憲宗覽疏驚異即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內諸驛渤旣以章疏切直大忤時宰謝病東歸徒爲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州上疏曰伏奉詔勅云度支使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勤狗度支使所爲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

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離符印特乞放臣歸田遂下詔云江州所奏實爲懇誠若更抑爲必難務濟所訴逋欠宜令特放長慶三年爲諫議大夫敬宗冲年即位坐朝嘗晚一日入閣久不坐殿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耆年衰病者幾將傾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請先出閣待罪於金吾伎語次喚伎乃止遷給事中來年大赦改元中官毆鄆縣令崔發於金鷄竿下渤上疏曰縣令不合搜中人中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



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事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法臣恐夷狄於四方之歸還者各傳其言竊恐慢易之心寢萌於此楊虞卿爲監察御史穆宗即位初頻遊幸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鵠遭害則仁鳥逃誹謗不誅則良言進况詔旨勉諭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誅死竊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况北虜猶梗西戎未賓西河之瘡痍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莫脩邊儲屢空國用猶屈固未可以高枕無虞也陛下初臨御宇有憂天下之

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執事垂聽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內望有所覩焉今自聽政以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龍顏承聖問其餘侍從詔誥之臣偕入而偕出何足以聞政事哉諫臣盈庭忠言未聞於聖聽臣實羞之蓋繇主恩尚踈而衆正之路未啓也夫公卿大臣宜朝夕見天子論道賜與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方自宰臣以下四五人時得頃刻侍坐天威不遠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繇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以下雖歷踐清地曾未祇奉天睭以承下問鬱塞正路偷安幸



門况陛下神聖如五帝臣下莫能望清光所宜周遍  
 顧問惠其氣色使支體相輔君臣無間陛下求理於  
 公卿公卿求理於臣輩自然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  
 若趨利論政若訢冤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昇平者  
 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位思安之心不相殊居安慮  
 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為聖帝明王小臣踈賤豈  
 宜及此獨不忍冒榮偷祿以負聖朝伏惟陛下深憐  
 之帝令中使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疏切直可獎後  
 宰臣令狐楚蕭俛段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納諫稱  
 賀

趙知微衡山人長慶初上疏曰臣聞色荒禽荒尚書

以為至誠前代失德之主鮮不繇此以致顛危故聲  
 色則悞淫心耳蕩散神精馳騎則蹈涉傾欹變生衡  
 蹶此前代聖主賢臣最為深誠者也是以周公作無  
 逸之篇而成王致理漢文冒馳峻之險而袁盎與諫  
 皆事理明切著為格言今陛下嗣守鴻業之初萬方  
 仰聽之際尤資靜慎用副觀聽而旬月以來遊幸未  
 節優戲在側馳驅無度臣是以內則慮深識之賢憂  
 歎興謗外則恐軼材之獸軫轂可虞伏望遠覽古聖  
 稍息遊玩怡神閒燕肆目經書求理道於既安播休  
 聲於永代實天下幸甚疏奏帝深嘉歎之



李珣爲拾遺長慶元年穆宗召邠寧節度使李光顏  
徐州節度使李愬赴闕或言欲及重陽節與百寮內  
宴珣與宇文鼎溫會韋瓘馮葑等上疏曰臣聞人臣  
之節本於忠蓋苟有所見即宜上陳况臣等爲陛下  
諫官食陛下美祿豈得腹非誠隱孤負恩榮臣聞諸  
道路不知信否皆云遣光顏李愬及重陽令節內宴  
百寮儻誠有之乃陛下親羣臣弘德澤之慈旨也然  
使以元朔未改圍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  
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適  
去於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誠命遺密弛禁蓋爲

濟人合讌內庭事將未可夫明主動而爲天下則言  
而爲天下法臣恐王言忽降其出如綸苟紊皇猷徒  
彰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曲突徙薪義實在此其  
李光顏李愬又統戎旅皆有忠勞今者時當盛秋務  
切邊寇及至之日陛下降恩召見詢訪才謀褒其舊  
勲付以疆事如此則與歌鐘錫宴酒食邀歡固不同  
年而語矣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施號發令無非孝  
理因心屢形於詔勅行已實感於人倫唯在敬慎威  
儀保全聖德臣等不敢緘默輒貢狂言懼不允當伏  
待刑憲是年冬羣臣入閣既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



補闕辛丘度拾遺韋瓘温會等廷論得失覃進言曰  
陛下即位以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  
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列不勝憂迫伏  
願稍減遊樂留心政道又竊聞陛下晨夜暱狎倡優  
近習之徒賞賜過厚凡金銀貨幣皆出於蒼生膏血  
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縱內藏有餘亦乞陛下  
恭守節儉勿容易而散如四方有事得以支用免令  
有司重歛百姓實天下幸甚帝初訝之顧宰臣蕭俛  
曰此輩何人俛進曰諫議大夫鄭覃等帝意稍解謂  
俛等曰朕有過失臣下能犯顏直諫豈非忠也又謂

覃等曰允卿所奏宰臣皆蹈舞稱賀旣退宰臣復詣  
延英奏事帝令宣示覃等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  
日已後有事須面論者可於延英請對當與卿等從  
容講論時久無論諫於內閣者覃等庭諍帝欣然納  
之中外相賀

陶居簡不知何許人長慶三年稱處士上疏請用正  
直去諂競穆宗甚嘉之竟不尋訪居簡所在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長慶四年七月上表曰臣百  
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多藩常懼曠職孜孜夙夜上  
答國恩數年以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亡物



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見今年三月三日赦文嘗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炤一恐聚歛之吏成姦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弘儉約之德下敷憫惻之仁萬國羣臣鼓舞未息又奉五月二十三日明詔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廣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土以偃玄風豈止微臣獨懷忭賀况進獻之事臣子掌心雖有勅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且臣之當道本號富饒近年以來與舊頓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除隨貫出權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權

獲利至厚又訪問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羨餘供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平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權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爲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勅却停權酤又唯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是事節儉百計克填經費之中偶免懸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非當土所有皆須外市去二月奉宣索盡子計當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進奉貯備銀無二三百兩皆是諸處招商收市此時亦稍優



饒悉力上供幸免敗闕又奉宣索粧具令先造兩具  
進來昨所造成兩具以當銀一千三百餘兩竝是具  
廻今年冬至及來年元日嘗進器物料內金銀充約  
計二十具共當銀一萬三千餘兩金一百三十餘兩  
今續於淮南側近百萬收市旋得旋造星夜就功雖  
見更求實懼不建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  
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  
件權酷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偏短本末有  
繇伏願陛下平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  
事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

何以遣臣得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  
歛物怨前後詔勅竝可遵承輒冒宸嚴敢陳丹懇臣  
不勝戰汗殞越之至時制罷奇珍之獻會未數月徵  
貢之詔道路相繼故德裕有是表焉九月又上表曰  
已緣當道宣索昨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  
伏料聖慈必賜省覽又奉詔更令織定羅紗袍緞及  
可幅盤條繚綾等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  
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  
密表陳誠太宗賜詔云使遣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  
歎載在史官又玄宗朝令中使至江南採鷓鴣諸鳥



至汴州倪若水抗表上論玄宗亦賜詔嘉納鳥即時  
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  
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太宗玄宗皆不  
加其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鵠鵲鏤牙至於微細若水  
等尚以勞人損德瀝欵効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  
豈明主之代獨無其人盖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  
下拒而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詔侯  
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傷理徇  
欲懷安面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是以陛下納誨從善  
道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况立鵠天馬掬豹盤

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  
在臣愚誠亦所未諭昔漢文廢絺弋之衣元帝罷輕  
絹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惟陛下近覽太宗玄  
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已以臣前表宣示羣  
臣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  
受賜臣不勝激切兢惶之至優詔答之許罷進盤條  
綾一千匹敬宗實歷二年德裕上疏曰臣聞道之高  
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  
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可以長久廣成子云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



乃可以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矣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與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忘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稽玄祖宗之訓脩軒皇帝之術疑神皆館物色異人將以覲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怪誕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渾水以爲小

術眩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之五利無一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甌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豈不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具載國史以臣微見儻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真隱唯問保和之術不求餌藥之功縱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懽心臣輒罄愚衷以裨王化輒陳懇款伏積兢惶



獨孤郎爲諫議大夫長慶四年十二月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求塩鐵使卽與諫議大夫張仲方起居卽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延老等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

薛延老實歷初與舒元褒李漢俱爲拾遺於閣內諫曰臣伏見近日除授徃徃不繇中書進擬或是宣出臣恐自此紀綱寢壞姦邪恣行乞聖恩詳察帝厲聲曰更有何事元褒進曰陛下近日修造亦太多帝色變曰何處脩元褒俛首不能對延老奏曰臣等是諫

臣有所聞卽合論奏亦豈知陛下脩造之所但見船輦瓦木絕多卽知脩造不已伏乞稍留聖慮帝曰所奏知然後各復位議者以爲不廢其職

冊府元龜



奏朕於外各宜公齋戒以爲不致其難  
 華義本無多阻朕前數不可外之辭留望憲帝曰  
 且前所聞朕合齋奏亦豈朕對不前數之復或  
 奏朕於外各宜公齋戒以爲不致其難  
 華義本無多阻朕前數不可外之辭留望憲帝曰  
 且前所聞朕合齋奏亦豈朕對不前數之復或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二十五

直諫

唐張方仲爲右諫議大夫敬宗即位詔淮南節度使  
 王播造上巳競渡船三十隻播輦船材於京師造作  
 計用半年轉運之費方成仲方請延英面論言甚懇  
 激帝只令造十隻以進帝又欲幸華清宮仲方諫曰



萬乘所幸出須備儀無宜輕行以失威重帝雖不從  
慰勞之

崔玄亮為左散騎嘗侍文宗太和五年二月晦神策  
中尉王守澄奏得本軍衛前虞侯豆盧著狀告宋申  
錫與十六宅渾王謀反又差人於申錫宅十六宅及  
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獄三月辛丑勅旨令詔師保  
僕射尚書丞郎嘗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京兆  
尹大理卿同於中書及集賢院雜驗北軍豆盧著所  
告宋申錫反狀翌日壬寅國忌宰相復入中書便赴  
延英召對應昨日議事官上竝召入親自詢訪兩省

諫官自嘗侍以下至午時復於延英請對帝即時召  
入玄亮與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  
之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  
端符丁居誨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於堦下請北軍  
所告下於中鞠文宗曰吾已謀於公卿大僚訖卿等  
且出玄亮固言援引古今辭理懇切玄亮涕泣久之  
上意稍解乃曰今即與宰相商議玄亮等既退於是  
復召宰相入議申錫遂免死貶開州

玄亮為右散騎  
嘗侍太和中宰

相宋申錫為鄭注所構獄自內起京師震懼玄亮首  
率諫官詣延英請對於帝往復數百言帝初不省其  
諫欲寘申錫於法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人曰殺之  
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



後殺之方寔於法今至聖之人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况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寔不為宋申錫言俯伏鳴咽帝為感寤玄亮繇此名重朝廷以疾求為外任宰相以弘農遂其所請及率中外息嘆

王質為諫議大夫太和中王守澄搆陷宰相宋申錫文宗怒欲加極法質與嘗侍崔玄亮兩泣切諫請付外推申錫方從輕典質為中人側目執政出為虢州刺史

蔣係為補闕太和五年七月富平縣有賊李材以名隸右神策軍家富強橫因事強搆鄉人斫及墓松栢射殺之法寺斷以殺人論文宗以中人所庇特原其

死付京兆府决脊杖二十流靈州於是係等上疏切諫以李材所坐合處死疏寢不報監决御史柳仲郢奏伏以聖王作憲殺人有必死之令聖帝在上當官無壞法之臣今李材犯殺人之科愚臣備監法之任此賊不死是亂典章臣雖甚微豈敢曠職其李材未敢行决奉勅竝准今年五月二十日勅處分監决御史蕭傑又上表論李材合死尋有勅下京兆府行决便流不必御史監决其李材竟以不死論

魏暮為右拾遺太和中前邕管經畧使董昌齡枉殺錄事參軍衡方厚坐貶叙州司戶至是量移硤州刺



史暮上疏論之曰王者施渙汗之恩以赦有罪唯故意殺人無赦昌齡比者錄以微效授之方隅不能祇慎寵光恣其枉暴無事專殺事跡顯彰妻孥銜冤萬里披訪及按鞠伏罪貸以微生中外議論以爲屈法今若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拔擢而冤苦者何伸交素憲章有乖至理疏奏乃改爲洪州別駕教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旨自左驍衛將軍宣受兼楊府司馬宰臣奏楊府司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授伶官帝意欲授之因宰相對亟稱朝霞之善暮聞之累疏陳論乃改授潤州司馬開成

初文宗命於右軍宣取李孝本女子二人入內孝本皇族爲御史中丞以罪受誅帝知之取置左右暮上疏諫曰臣聞治國成家者必資於德義德義不脩則國家必壞故王者以德服人以義使人服使之術其在脩身脩身之道在於孜孜夫一失百虧之戒存乎久要之源故前王遺言曰勿以小惡而爲之勿以小善而不爲斯則懼於漸也臣又聞君如日焉顯晦之微人皆所仰炤臨之大何以掩藏是以前哲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貴日新其德日聞其過也陛下自即位以來誕敷文德不悅聲色出後宮之怨婦匹在



外之鰥夫洎今十年絕其採納大雅既作滯風不行  
則上超三皇次出五帝凡百相賀前王比隆斯實天  
下之幸甚也臣竊觀近自一兩月已來天晡稍迴留  
神妓樂至於教坊百人二百人選試未已莊宅司收  
市臺臺有聞昨又宣取李孝本次女一人遽將入內  
宗姓不異寵幸何名如此之事皆不益慎修有虧一  
簣臣竊惟陛下九重之內不得聞之凡此之流大生  
物論實將乖道理之本徒起塵穢之嫌夫欲人不知  
不若不爲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脩者也  
伏惟陛下炤鑒不惑稍抑將來絕其漸門使無怨欲

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翫好教坊停息宗女遣還  
則大正人倫之風深弘王者之體昔漢光武坐側設  
列女屏風時宋弘正色諫曰未有好德如好色者光  
武因爲徹之謂弘曰聞義有改可乎弘曰陛下進德  
臣不勝其喜前史以爲美言今陛下奈何不思宋弘  
之諫而欲居光武之下乎臣切不願也職當規諫敢  
盡血誠代地叩頭昧死陳達疏奏上遂出孝本之女  
高元裕爲御史中丞時開成四年左神策軍護軍中  
尉仇士良奏得百姓趙倫狀告造妖賊賀蘭進興并  
徒黨五十九人妄說禍福附會讖書欲謀大逆軍司



追捕推勘各得伏款文宗慮寬濫召於宣和殿親自  
鞫問然付軍司令於東市狗脊嶺集衆斬決元裕上  
疏其畧曰伏以左神策軍所推妖囚訪聞其徒結黨  
聚衆恣爲兇狡合就嚴刑臣亦料軍中推窮必得情  
實然獄宜公共刑貴正名今刑部大理皆是陛下掌  
獄之官都不關知便成其獄三尺之法無所憑依伏  
乞以元惡三人付大理寺重加覆問若無同異便正  
刑書則凡在中外皆知事歸有司不廢彝典彰陛下  
慎刑之意快兆人共棄之心臣忝風憲得議刑政事  
關國體不敢不論疏入未報起居舍人魏暮上疏曰

臣伏聞傳說官中捕捉造妖徒黨在外人情洶洶深  
所不安恐涉誣誤之嫌或爰愛憎而起况事出軍鎮  
未經臺府咸懷斯懼逾不保生滋蔓儻深爲患不小  
今切在早去枝葉不遺蔓延嗚呼如事繫軍人即委  
軍中推勘如名該百姓宜從府縣鞫尋異各盡情免  
稱冤免臣伏以當今聖代不宜有陷平人如罪狀昭  
然始可從法其間輕重須有等差臣竊知陛下近對  
法官必將訪獄臣伏想此際官吏豈能直言如能直  
即皆戴胄之守職也且獄不在有司推劾法官亦焉  
得細知伏以陛下愛育生靈不欲一物失所此則事



關刑戮不可輕易處置臣深慮旦夕詔下忽有寃人  
既當發生之時切要審令詳覆成陛下好主之德契  
前哲恤刑之心伏請重勅法司再令疎理豈惟全其  
大體莫不紊於刑章疏奏上遽降中使宣令且停斬  
決詔軍司所推鞠妖賊賀蘭進興等五十九人昨令  
宰司詳覆推狀款驗節目竝無參差緣是妖逆之徒  
不同尋常刑獄便令裁斷莫免停畱今高元裕及魏  
暮等論奏請付法司覆問重慎刑辟與衆棄之斯亦  
舊章雅當依允其妖賊徒黨除白身及官徒四人依  
前軍中及狀內推勘餘竝宜付御史臺重覆限三日

內聞奏翌日臺司奏差侍御史王初重覆與軍中所  
申無差遂依前勅處置先是藍田縣百姓賀蘭進興  
聚集鄉村百姓爲念佛會因之妄有妖語軍鎮捕捉  
橫及無辜以要財賄貧者多至自誣及付臺之後皆  
望有所申明然而推官怯懼迎風聽從不敢異同其  
事人皆惜之  
韋力仁爲諫議大夫開成三年閣內奏曰臣伏見軍  
家捉錢事侵府縣軍司與府縣各有區別今富商大  
賈名隸軍司着一紫衫府縣莫制當陛下至聖至明  
之時固不宜有此禁軍司陛下衛士警夜巡晝以備



不虞不合攪擾百姓以干法理伏乞陛下戒勅統帥令各歸其分則人情獲安天下幸甚帝問宰臣等奏曰凡論事須當力行所言乃欲生事帝曰蓋論名分耳李珣曰軍家所出勝是自提軍人百姓即府縣自提此無乖名分止當廷論此亦似近名然諫官論事不合惟之

劉琬咸通四年爲左拾遺時有詔以長安縣尉集賢較理令狐滄爲左拾遺琬進疏曰臣伏見新除左拾遺令狐滄大中之時其父執政傳家之子第之法布衣干公相之權瘡痍者莫匪浮憎進拔者悉皆有謂

凡四方節鎮價同交關三署官司精專與奪潛行遊宴頗雜倡優鼓扇輕浮以爲朋黨籌謀日夜聚蚊如雷變化施張赤地成海天下側足有識寒心竊以官列諫垣號爲供奉縱遣人同刻鶴然則職貴存羊夫陷父之義居家不爲孝子事君之後見利豈爲忠臣伏惟陛下敦崇教化懲艾澆漓凡日名器不當猥濫事乏可惜體難盡言臣於滄家本無嫌疊於陛下則是職司謀其身則身輕舉其職則職重不然臣何故結冤權豪之族輕踐危亡之機白日所臨赤誠可見况物如脂膩近則汚人官若薰蕕固難同器誓以愚



見義不比肩干昂聖聰乞廻成命起居郎張雲奏疏  
曰臣伏見今月十五日勅除長安縣尉集賢較理令  
狐瀆充左拾遺者瀆頃藉父威不脩子道干權黷貨  
有口皆知據其輿論之所咨嗟宜於霜憲之所破碎  
豈可令捧近日月飛翔雲天此則有罪而反榮是乃  
無辜而可警也伏惟陛下以獻文繼代孝德承祧臨  
天下以至明示天下以至信有善必勸有惡必懲分  
別昭彰使人不惑也今瀆爲諫官是惡人得位善人  
必疑矣陛下何以執信行令使萬方從化乎瀆麻衣  
如雪干弄朱先穿緣穴鼠之墉以欺其父出入吞舟

之網不畏於人至於朝廷命官公然記託不封殿最  
無取賢愚但擁富貴卽爲高第遂使堯官三載黜陟  
有繫於金錢孔教四科取舍或繇於聲色且令狐絢  
進用李琢首亂南方賊罪流聞遠近昭著使天下兵  
戈徵歛未有已時而安南舉城化爲凝血矣陛下每  
臨朝聽政語及安南事或至掩泣未嘗離心上欲收  
復土疆次欲誡勵臣下琢頃以典郡賊穢廷臣曾有  
論封令狐絢比竟用之由瀆有納賄故也李琢之罪  
既正刑書則舉以致戎是誰之過此乃目前可驗天  
下皆知臣豈苟緣愛憎妄有論列瀆爲人子陷父爲



惡豈堪鳴玉曳組爲陛下諫臣乎陛下必有欲推寧  
僭之恩以寵於瀆豈不念南方赤子流離死亡豈不  
念州郡徵歛生人受弊豈不念蔡襲酷沒豈不念國  
計空虛凡此數條盡瀆之繇也臣頃事先朝任太常  
博士以瀆專恣威福勢傾朝廷大中十三年五月二  
十三日已進密疏直啓九重先帝且務苞含微臣亦  
蒙全宥幸得腰領獲事聖朝臣今若顧惜微軀寢而  
不奏是臣不以事先帝之心事陛下也生則罪重死  
有餘辜但獲上聞聖聰一悟睿旨雖當鼎鑊亦所甘  
心伏望改授瀆一官以息羣議疏奏不報雲又上疏

曰臣一昨以令狐瀆負議聖明脫身疎網因緣僭祿  
抗奏上論伏自疏奏以來二十餘日未奉明詔異議  
喧然臣孤自立持當此大位忽異恐事生不測先及臣  
身則一去帝城千里吞恨將求拜疏何畧聞知臣今  
再上聞者但以勢不可默也瀆之取錢豈令臣見臣  
只以貪僭之譽布在人間唯受傳聞即有論列先朝  
獻疏已具指陳還緣此子竊父威權爲過不少而外  
人言論上聞於天所以先帝不加責於微臣以言之  
無罪不然令狐瀆外倚家門之權內連鄭顥之寵臣  
尋粉碎於先朝矣今日豈得全生更爲陛下明言乎



令狐絢爲先帝權柄大臣獨擅恩澤職當調護國本  
訐謨皇家陛下序屬天宗躬爲長子先帝親觀齒讓  
目覩溫文大中十年十月八日勅右諫議大夫豆盧  
籍刑部郎中李鄴竝以本官充夔王已下侍讀此令  
狐絢交連帝戚位冠鼎臣端坐中書作何行李陛下  
受天昭命羣臣定策宮禁之事則臣不知但欲冊夔  
王便可知絢臣節况濫舉李琢致其毒流生人使先  
帝貽厥之謀不及陛下好生之德未免憂勤絢只合  
辭榮乞骸席藁請罰何顏更令不孝之子濫求官榮  
事體既乖人情實憤李琢本無吏道唯有貪名瀆既

身挫人言琢官實繇賄得絢拔自羣小分符交州琢  
果大肆克殘處置杜存誠父子取怨溪洞闔境亂離  
其坐罪貶官絢猶專爲掩覆依前要用更與壽州蕭  
倣駁議既行李琢罪狀轉驗琢不自澄省指斥王廷  
按獄司窮重重貶削分務未久又除宋州直至絢罷  
相權琢始廢居東格無私宰物當如是乎若令狐絢  
以琢一時敏辨似有公才用琢如或不知在絢未爲  
有過豈李琢前僭未塞後惡乃彰知是罪人橫身庇  
護則絢之舉吏自與心違瀆之取錢何須眼見衆口  
紛紜號爲白衣宰相朝廷設進士之科本求才彥鎮



其浮濫屬自宰臣陛下御極之初大臣儀刑百辟豈  
爲絢言出鎮瀉便策名放榜宣麻相去二十三日絢  
既公然進狀請試春官瀉則元在京都不經舉進明  
言拔解傍若無人瀉爲宰臣之子不患無位且合簡  
身慎行以成父業有何急切如此攫挈使天下孤寒  
人人怨嘆謂之無解及第實則有耳未聞不懼人言  
一至於此臣若悉書瀉過方罄南山之竹恐未盡也  
臣家唯有童稚更無兄弟自傷側足單居但思引領  
獲罪令狐絢身榮上相位冠通侯十年桃李之陰兩  
葉公台之貴煦能生物怒可移山臣子豈無嘗人之

情有何苦切頻將單脆微蔑之身與強家立怨立敵  
自取傾危也直以會將瀉事上聞先朝瀉出網羅偶  
遭清憲更欲玷黷皇化參侍玉墀人懷怒心而敢指  
斥是欲以大中威福復行之於舜日也獨臣將經是  
事豈得逡巡止可碎身權豪之門不可負陛下設官  
分職况絢有批政亦何阻直言以其前章猶未明切  
聞瀉黨欲謀害臣恐不及繼言便至貶降臣又思令  
狐絢負先帝之事陛下不知誤我聖明繇臣惟怯今  
再得指陳瀉事啓達聰明臣於妻子官業已無愛惜  
矣用捨之宜一俟聖裁



後唐趙都爲左拾遺同光二年二月上疏云無以有威以自大無以足兵以自安無以竒技悅情無以滯聲惑志非社稷之功乞不加於厚賞非股肱之力乞不近於凝旒審內帑之豐虛削無名之經費左右處卑者乞見之有節伶倫濫吹者乞減於盈庭至於畋遊馳騁之娛蹴鞠飛馳之樂伏乞寶於大位戒以奔車疏奏不報中興諫議大夫同光二年五月上疏陳十事薛昭文爲右諫議大夫同光二年五月上疏陳十事曰臣聞夏德未衰未顯中興之運漢儀重覩果成反正之功稽其上代帝王前朝基業未有不中羅屯否

間有凶災是資明聖之謀更廓靈長之祚伏惟昭文睿武王德光孝皇帝陛下繼漢大寶繕禹鴻名興牧野之師功如破竹拔朝歌之壘疾若建瓴俄平國家之讐大刷人祗之憤皇威遠振睿德遐敷自陛下應天順人奄有諸夏九州欣戴萬國樂推旣混一於車書方大定於區宇藩服靡不入貢戎夷靡不來庭銳旅雄師無敵於當代謀臣勇將有備於中原然則尚有克恃之徒竊據於屏翰愚迷之輩憑恃於江山雖聞向化歸朝猶敢改元僭號在陛下武功天縱百越不得不臣在陛下文德日新三苗不慮不格夫人乃



邦之本兵者國之器要在安其人而固其本訓其兵而利其器國富兵強家給人足臣有管窺十條謹錄奏聞伏乞俯廻聖覽其一日陛下復聖唐之運祚雪先帝之讐仇戎狄尚解懷柔藩服豈敢拒命而今數處僭僞之地尚未悛心料此兇狂必自覆滅臣請陛下明宣睿筭大振天威秣馬耀兵亦不指名去處且爲討逆伐叛之計則狡妄之輩饕餮之徒聞我大國萬旅雲屯六軍雷動如此昏迷之黨不俟赫斯之怒經畧之謀彼必斂衽而朝望風而潰自願納款歸國矣斯必有征無戰之道也其二日臣伏見隨駕兵士

久經戰伐咸著勤勞皆忠勇以難儔尚貧乏而未濟雖陛下告成郊丘之後大行賞給之恩然而或未優豐尚多覬望非不知國力尚闕天府未充臣又聞自古皇王建基業撫軍戎未有不損玉帛輕財寶以餌於戰陣之士是故先代撥亂之君以此皆留意也今以諸道上供錢物進納不時遂致朝廷薄於犒散稍爲經度以濟急須近者藩臣貢奉慶賀財帛及南郊或有經費羨有物色等伏請且據帑藏更加頒賚先隨駕兵師宴犒代潞州將健也其三曰臣竊見河南兵不少亦是先在僞廷備經訓練頗聞精銳皆堪征



伐自陛下平定汴州以來尋曾選棟或聞諸道分臂之時未堪精細或有勇悍者放歸田里或有懦弱者留在軍都當差發征行則逃避諸處以此散失其數寔繁請宣示租庸司先管兵帳所司子細磨勘向來所係數額多少兼取近年諸道所申逃背名帳較量比舊額少剩即知元數減耗臣聞夫軍伍者以豐財爲務以重賞爲先其河南道先管兵士伏慮三數處僭號不臣之地以厚利誘之歲月滋深耗蠹必甚請陛下詔勅令在京及諸道嘗加點覈安撫兼勤給其衣糧務令得所仍乞嚴勅邊界要害津鎮寅夜鈴轄

無令透漏兼先有放歸農畝者亦諸指揮州縣鎮浦點簡姓名嘗知所在或緩急追呼稍有前却者請罪本處軍吏節級等庶耕耨不墮征伐有備儻陛下納臣所奏則不臣之人知國家訓戎講武繕甲治兵彼之兇徒必懷懾懼則旦夕相率有臣事本朝之計脫使賞給不充撫養不至非唯士卒生劫掠之心抑以部伍有遁逃之者必慮夫多投逆臣之境更資悖慢之性也其四日臣竊見諸道百姓皆陛下赤子爰自比年以僞廷徭役頻仍租賦繁重饋輓不已疲弊益深既不聊生率多遁竄雖有德音軫恤未聞時降招



携亦請宣取租庸司應河南先在僞廷戶口文帳磨  
勘從前多少數目兼勘諸道所申近年見管及流亡  
戶口即知人物增減此則慮僭僞之處多方招誘伏  
乞特降優詔委所在觀察使刺史官吏已下設法撫  
綏事件無損於官有益於人者仰二縣條貫申奏仍  
請下中書量其利便竝許施行本分稅租稍令假借  
諸雜科徭特與減等以表撫俗安民興邦固本之道  
也其五日本朝至德年平祿山之後復京雒之勅兵  
革之餘生聚凋瘵屢降恩詔撫恤生靈仍遣使臣訪  
問閭里今陛下嗣守鴻業光啓雄圖故事前規可得

敬而行之伏請每年准舊事出郎官御史忠良廉潔  
明幹堪充使者令散往諸道採訪賢良撫問疾苦務  
安兆庶以拯疲民也其六日竊以僞廷僭號俄逾一  
紀連年徵剝繁日科徭士不聊生人不堪命生聚塗  
炭戶口流亡河南之民皆企踵側身日望陛下復我  
唐之鴻基慰兆民之疾痛今陛下弔民伐罪新有中  
原所宜簡省斧斤未欲增脩官室昔漢文帝將起露  
臺計百金之費且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有先人  
官室何事臺爲遂罷天下聞之萬古稱漢文之儉德  
也臣竊以陛下以慈愛爲心以孝理爲念聖德日新



又何讓於漢文矣伏惟陛下慕唐堯土階之事善夏禹卑宮之規停土木之工止營構之役斯則區下欣悅億兆歌謠自然平揖唐堯漢文之至化也其七日臣聞漢祖初入咸陽令蕭何收秦之圖籍及高祖神堯皇帝平定關中亦允收隋室羣書仍聞歲降使天下搜訪其後盈溢於石渠東觀充滿於秘閣蘭臺以是兩漢之詩書之盛與三代同風也自貞觀開元之後文物煥然何止同風可謂超冠於三代也今陛下嗣周景祚紹禹靈圖睿藻日新盛文天授崇文允武咸五登三將快偃戢之規在廣訪搜之道伏請降使

采訪天下圖書以示武王偃武虞舜舞干致太平之永遠也其八日臣聞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况河雒之名都帝王之二宅爲萬國輻奏之地乃四方表則之邦若不廣闢康莊何以壯觀輦轂自喪亂已來兵火之後九衢荒廢但長荆榛廣陌蕭條唯滋蔓草今陛下富有四海作宅神都當六龍遊豫之時是萬方朝聘之日雒陽大道所宜法於前規鼎邑長衢豈可隳於舊制其都城六街請下河南府及左右金吾仰仍舊依古制分擘廣狹步數不得縱任居人侵占俾朝會之地免有湫隘之弊也其九日臣伏見諸司行事



官或歷任分明選限尚遠或出身欠少入任無門聞  
陛下應千年之運建一統之功謂聖日炤臨幽顯不  
陋皆辭親裏足迢遞而來與郊禋之時希求恩澤今  
所司磨勘駿放十分去其九分訪問駐京日多客舍  
窮悴其見在未出京者伏乞降宣旨稍賜慰安或有  
粗堪任使者即乞委銓司量才注凝不堪收擢者亦  
聊錫資財以濟歸路所以閔職勞而示君德也其十  
日諸戎牧馬務履踐京畿百姓苗稼請於隙地置牧  
場伏惟陛下察臣愚哀納臣短見俾令遐邇知大君  
撥亂之功是使黔黎荷聖王無私之德也疏奏不報

蕭頊爲右補闕時國步艱難連帥倔強年多奏請欲  
立家廟於本鎮頊上章論奏乃止

張憲爲東京副留守同光三年春莊宗幸鄴時易定  
王都來朝宴於行宮將擊鞠初莊宗行即位之禮卜  
踰場吉因築壇於其間至是詔毀之憲奏曰即位壇  
是陛下際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風燥雨濡之外不可  
輒毀亦不可脩魏繁陽之壇漢汜水之壇到今猶有  
兆象存而不毀古之道也即命治之於官西數日未  
成會憲以公事護謫竟毀即位壇

駱鵬舉爲度支員外郎同光四年上疏請節聲樂薄



滋味崇儉約斷形勢影庇富戶納倉儲去加耗每歲青苗鹽錢雜稅等錢不紐配條錢陌無闕召人耕曠土免三年地租使觀風察俗勅旨以斷形勢影庇納倉租物加耗等從之

李詳爲左補闕長興二年十月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福爲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玄思咎譴告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伏見高宗時晉州地震上謂羣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晉州屢有震動耶侍中張行成對曰天陽也地陰也陽君象陰臣象

君宜動轉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使事臣下陰謀且晉州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左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又開元中泰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又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隨事制宜奏聞伏惟陛下中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數震於帝鄉理合思於天誠臣伏思陛下統臨萬國於今六年猛將如雲銳師如虎出無不捷叛無不擒歲稔時豐人安物阜實慮天意恐陛下忘創業艱難之時有成矜滿之意欲陛下有始有卒於兢兢業業也今伏望聖慈特委親信兼選勳賢且往北京慰安密令巡



察問疾苦於黎庶俾議蠲除備祭祀於山川各加虔  
禱然後乞陛下鑒前朝得喪之本採歷代聖哲之規  
近君子而遠小人任賢無貳杜邇言而求讜議擇善  
而從崇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則景公脩德熒惑退  
舍以爲祥太戊小心桑穀生朝而不害自然妖不勝  
德所謂弘之在人寡瀛永之於無疆遐邇長歸於有  
道帝甚嘉之

康澄爲大理少卿長興三年上疏曰臣聞安危得失  
治亂興亡誠不繫於天時固匪繇於地利童謠非禍  
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雉雉昇鼎而桑穀生朝

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  
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  
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  
山摧川涸不足懼蠱賊傷稼不足懼此不足懼者五  
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  
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  
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伏惟陛下尊臨南國奄有  
八紘蕩三季之澆風振百王之舊典設四科而羅俊  
彥提五柄以御英雄所以不軌不物之徒咸思革面  
無禮無義之輩相率悛心然而不足懼者願陛下存



而無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靡忒加以崇三綱五  
掌之教敷六府三事之歌則鴻基與五嶽爭高盛德  
共盤石永固優詔獎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  
獎識者許之可畏者六事晉何澤初仕後唐同光中爲雒陽令澤以莊宗出獵  
屢踐民田澤屏其從者伏於藁中截馬諫曰陛下急  
徵暴斂下不堪命今稼穡將登而從騎耗暴如是使  
官吏何以集其征賦臣請賜死於此以悟陛下莊宗  
慰而遣之尋遷倉部郎中李知損爲刑部員外郎天福二年十一月上言臣近

自作補闕擢爲員外守刑法之司非諫諍之任雖越  
職干議典制固所不容而爲臣事君聞見宜其無隱  
臣昨晚於相國寺內忽覩聚衆殺病瘦馬或說奉旨  
宣賜臣愚昧所見竊有感傷大凡天下耕牛不可宰  
殺有所犯者罪在無赦國家切於禁防蓋以力耕爲  
用今之瘦馬抑有前勞是皆久歷戰征備經辛苦以  
致筋齒踈老飲糲細微振奮莫能廢損及此當於佛  
寺衆被軍人以布巾蒙其頭大鑊鎚其胸及剗刺之  
際爲觀者所傷方今時未銷兵軍非厭馬木曜方臨  
於鄭分鑿輿暫幸於梁園誠於廻賜與之恩亦憫傷



之旨矧復京師之內不同營寨之中况軍人米糧無所乏闕病馬肌肉不濟烹炮伏望明勅所司應有病馬散令宣賜要者任便餵養顯示不殺之恩念羸牛之力耕猶存令式恤老馬之苦戰願立新規臣謬列清朝無裨聖運苟有所見合具上聞帝嘉而納之錫以束帛

薛融爲左諫議大夫天福三年六月上疏曰臣近觀河南畱守高行周狀奏脩大內事以大廈旣成鸞雀尚猶相賀皇居是葺臣子豈不同歡然則時方屬於多虞事宜停於不急臣聞帝堯古之聖君也其所居

官室則茅茨不翦土階三尺漢文帝古之聖主也欲造露臺以費百金之直尋罷其役莫不道光圖籍德冠古今爲千載之美談作百王之懿範况漢文承三代之基業御一統之寰區百姓富饒四方寧謐金帛盈於帑藏粟麥溢於囷倉尚惜其財不從其欲今雒陽宮殿雖有先遭焚毀其所存者猶且彌滿於帝堯之茅茨而又重有脩營其所貴者豈不信多於漢文之臺榭伏自陛下一臨華夏再歷寒暄聖猷雖契於上玄皇化未覃於遐徼復又鄴城殘寇歷歲逋誅黎民猶困於轉輸將士頗勞於攻討庫藏虛竭文費殷



繁此則是陛下宵衣旰食之時非陛下營造宮室之日且百姓是陛下之赤子也陛下是百姓之慈父也子既有疾父寧不憂今則天下黎民莫非疲弊天下州縣靡不凋殘加以率歛頻仍徭役重疊尤宜撫恤俾遂蘇舒勿謂愚而可輕勿謂賤而可棄古人有言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可不畏乎兼自去年正月已來陰陽繼虧星曜失度此則上天垂象使陛下脩德節儉之戒也固合脩德以應之向使百姓安寧則陛下雖當櫛風沐雨未以爲苦也若或兆民愁苦則陛下雖處瑤臺瓊室豈得爲安

乎伏願陛下襲帝堯之舊風繼漢文之餘烈且停工役免費資財使寰海之普寧或脩營之未晚則天下幸甚百姓幸甚勅曰薛融官居諫署志奉皇圖特貢忠言備彰直道載觀臣節深契朕懷其雒京大內先令葺脩今宜停罷

鄭受益爲右諫議大夫天福七年夏以涇原張彥澤殺害書記張式恣爲不道受益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報又上疏曰臣自貢封事已及九日未聞施行實深激憤且臣家在晉昌備知蹤跡彥澤在涇州殺式之後至故雍復害軍將楊洪一如式之屠割此乃是



陛下去歲送張式令彥澤屠戮致今春楊洪又遭此苦中外觀者痛入骨髓陛下聞之情無愍傷伏自陛下臨御已來萬方咸歌仁聖一何乖爽大黜皇猷又彥澤在涇州日擅將甲兵討伐蕃部尋皆陷歿靡有孑遺乃行酷虐之令括爲充墳舊數奪取婦女率掠金帛從順者包羞免禍違阻者飲恨被誅近遠聞王周交代條件上聞凡有濫訛應在其內今陛下畧無所問臣實不平沮王周守法奉公黨彥澤殺人害物臣竊慮此後諸侯倣作好事者少繼爲惡事者多蓋陛下喜怒不分賞罰有濫旣無黜陟之法是退賢良

之心今外議沸騰皆言陛下廣受彥澤進獻許行非法之事况在郡括馬將及萬蹄到闕獻誠止滿百疋臣痛恨此賊者致陛下招此惡名故也是敢繼犯宸嚴再具論列必乞速行法令免致天下咨嗟臣又觀陛下前月十八日時降勅命過五日一度內殿起居許臣僚具所見事實封文奏其間勅語日恐一物失所以百姓爲心可謂憂民疾痛者矣今臣所論奏彥澤蓋爲涇州一方陛下詔墨未乾自違其旨如水投石不動聖心臣切慮姦邪潛謀罔惑致其明聖有此二三奈何陛下不與執政之臣商量而聽庸愚之輩



掩蔽伏以宰臣馮道以下皆忠貞直性輔弼當仁久  
居調鼎之權上贊垂裳之理而况晨趨玉陛日面龍  
顏每於造膝之時必竭沃心之奏伏乞宣示前後所  
貢二狀令對御座子細詳讀若臣所論彥澤奴事謬  
妄不愜聖旨即乞便降朝典令天下知彥澤無罪諫  
臣妄有陳論兼明陛下無朝令夕改之謗臣職忝諫  
諍理合抗論不避嚴誅希迴英斷

漢李欽明爲司勳員外郎乾祐二年冬上言伏見天  
下戶民大半家貧產薄征賦之外差配尤繁豈宜寒  
耕熟耨之人供游手惰農之輩臣近以簡苗外縣遍  
歷鄉村緇侶聚居精舍輝赫每縣不下二十餘處求  
化齋粮不勝飽飫寺家耕種又免征税臣竊知淮南  
不度僧尼不滋醫卜已六十年矣兼不許外求者入  
境此貴畱蠹耗幸我國困民窮古語云一夫不耕一  
婦不織必有受饑寒者即自聖化之內且約十萬僧  
尼每人日米一升十萬日費二千石以日繫月其數  
可知每人春冬服裝除綾羅紗縠外一僧歲中須絹  
五匹綿五十兩十萬僧計絹匹五十萬綿兩五百萬  
此輩不耕不農皆出於蠶織無裨至化實斁大猷臣  
以爲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昔秦皇帝并吞



六國虎視天下以兵多民富故也僧何預焉經日聖人在上國無幸民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臣嘗三復此言爲之扼腕

周劉皞初任後唐爲駕部員外郎知雜事上言日藩侯郡牧仗鉞分符繫千里之慘舒行一方之威福自古選任須擢賢明近代統臨爲耐勲績將邦域之生聚展將領之人情識分者附正營私黷貨者嚴刑廣取諸頭剝削多贍牙爪自黃巢已來僞梁之後公署例皆隳壞編戶悉是凋殘若或不近邊陲不屯師旅無城郭郡邑非控扼藩垣試任廉能且權葺理逐年

屬州錢物每里甲省區分支遣有餘罄竭供追府軍漸足黎庶稍蘇縱有過愆亦可懲責言雖鄙近望賜施行疏留中不出其正  
李元懿前爲北海令廣順二年投匭獻六事其一臣爲北海令時夏秋苗上每畝麻農具等錢省司元定錢十六及劉銖到任每畝上加四十五每頃配柴五圍炭三秤省條之外嚴刑立使限徵臣竊聞諸道亦有如劉銖配處望令禁止其二臣在任時奉劉銖文字放絲三萬兩配織絹五千匹管內七縣大抵如是及徵收在賦稅之前督責抑凌借役戶民多造店宅



碾磴典庫請朝廷指揮許人論告差軍人百姓五工已上出放物至匹斤以坐贓論自然止絕其三臣在任時見劉銖擅棄國章便行決配凡罪人或刺面填都或決配沙門島大凡配流加役是朝廷格律令後更請以不道論其四臣見諸處商稅有越掌規乃至草木虫魚無不取稅更有歲定稅率即今兒姪儻從主張便行枷棒作事非法有紊國章今後請三司差人諸持止絕斯弊其五臣伏見晉朝曾配百姓食鹽錢每頃配鹽二十斤納錢五十五數足然後許百姓私買煎造自後鹽鐵使指以贍軍爲名禁斷鹽法苗

畝所配不放納錢稅物重徵生靈不易今逢理代宜有改更使人口淡食者多其主糶職員又入沙石消鹵大半今後如國家立法糶鹽乞放却苗上率配稍撫蒸民以安國本其六臣見麴法一條最未中理多與州縣民歲定課利至於酤酢賣糟爲弊尤甚臣請州府權酒戶鄉村不禁許令私造依明宗朝所行稅戶每畝納麴錢三則酒酢之流民得使用使雖不行又以爲切要

麴厲顯德元年十月爲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曰竊見潁州爲天清節放見禁罪人伏以祝萬壽之延洪但







帷幄之議論或政治有失舉措非順事等級旋之危禍同發矢之速則乃批鱗貢說犯顏進諫以至憤發而色變感激而涕流排宮門之闥攬路馬之轡以頭軻車拔刀斷鞞伏閣不起引裾以隨露髮與視而叩馬免冠徒跣以自劾觸暴怒而罔憚濱九死而無悔至或疎賤之列非當言責之任亦有能奮一朝之命而規人主之失者焉雖復仲尼之述五諫非尚乎詆訐范甯之著五論以兵諫為非然而原其誠心出於忠厚上思以成君之德下冀以救時之失嫉惡將以利國愛賢懼乎濫罪區區之意豈有他哉在人主容之而已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

燕謂安閑之居也

高帝方擁戚姬

擁抱也

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上問

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帝

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

太子大臣固諫莫能得帝以留侯策止而昌庭爭之

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

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

然而笑即罷之

樊噲為武陽侯高帝嘗疾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



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

入闥宮中大臣隨之帝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帝流

涕日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

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

計事顧獨與一宦者卧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

乎高祖笑而起

袁盎為中即將從文帝幸霸陵帝欲西馳下峻阪盎

檻轡檻與攬同帝曰將軍怯邪盎言臣聞千金之子不垂

堂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百金之子不騎衡騎謂跨之

也衡樓殿邊欄楯也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龍六馬之疾

者如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

太后何帝乃止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成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

船廣德當乘輿前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

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

入廟矣言見死傷不入廟祠也帝不說說讀日悅光祿大夫張猛曰

臣聞主聖臣直從橋安從船危聖主不乘危御史大

夫言可聽帝日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朱雲為槐里令坐法為城旦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

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



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輔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

素殮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殮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亡讀日無孔

子所謂鄙夫不可以事君夫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

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尚方少府

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斬馬也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

史將雲下雲呼攀殿檻檻折呼叫也皆火故反臣得下從龍

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也御史將雲

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

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是不可誅使其言非故

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帝意解然後得

已及後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後漢申屠剛光武時為尚書令帝嘗欲出遊剛以隴

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

帝遂為止軻謂以頭出帝曰軻謂此非之表也

郭憲字子橫為光祿勳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

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刀斷車軻帝不從

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

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寮廷議憲

以為天下疲弊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地稱眩脊

以爲天下疲弊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地稱眩脊

以爲天下疲弊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地稱眩脊

以爲天下疲弊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地稱眩脊



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  
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魏辛毗爲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  
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以朝臣  
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  
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  
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  
臣不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  
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  
入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

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也  
帝遂徙其半蓋因冀州天旱無麥故徙之  
吳張昭爲綏遠將軍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醉使  
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  
昭正色不言出外軍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  
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  
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罷  
酒

後魏古弼爲尚書令時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  
無田業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大



武與給事中劉楨奕碁忘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大武前捧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日朝廷不治寔爾之罪大武失色放碁日不聽奏事寔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大武奇弼公直皆可所奏弼日爲臣而逞其忠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請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大武遣使者召之及至大武日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蹇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

北齊李集爲典御丞文宣帝肆行淫暴凡所殺害多令支解集面諫帝比於桀紂帝令縛置障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日吾何如桀紂集日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日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又被引入見似有所陳帝令搏出腰斬後周張衡爲大學士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輿襯叩馬切諫帝嘉焉擢拜漢王侍讀隋劉行本爲黃門侍郎高祖嘗怒一即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日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帝



不顧行本於是正當帝前日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歛容謝遂原所答者與太宰蘇威爲納言高祖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問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不去碎之而出威又遮之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

趙綽爲大理少卿時大理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因爭

以爲曠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閣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又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獨挂天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頰會文獻皇后在坐命賜綽二金盃酒飲訖并以盃賜之曠因免死配廣州

唐袁高爲給事中盧杞爲相以姦邪貶坊州長史貞元元年德宗詔移杞爲饒州刺史高宿直不肯草制宰相劉從一等改命舍人爲之及詔出高執之不下



自丁巳至戊午諫臣上疏皆不之改丁卯高又於正殿奏云陛下用盧杞獨秉鈞軸前後三年棄斥忠良附下用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過且漢時三光失序雨旱不時宰相請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盧杞罪合至死陛下好生惡殺赦杞萬死惟貶新州司馬旋復遷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聖意裁擇帝謂曰盧杞有不逮是朕之過高復奏曰盧杞姦臣常懷詭詐非是不逮帝曰朕已有再赦高曰恩赦乃釋其罪不宜授刺史耳赦文正憂黎民今饒州大郡若命姦臣司牧是一州蒼生獨受其罪望引嘗參官

顧問并擇謹厚中官令就街衢衆訊億兆一人異言臣當死於是補闕拾遺又前諫與高不異帝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佐可否皆云可遂追饒州制翌日帝遣中使宣慰高云朕徐思卿言深覺愜當依卿所奏

陽城爲諫議大夫裴延齡譖譖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人而信用奸臣即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



遣之

劉栖楚爲右拾遺敬宗即位後百寮入閣日絕高未坐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不任其久欲傾陪者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已有疏論坐晚今日又益晚今不能廻上意是渤之罪請出閣赴金吾伏侍罪有頃旣坐百官班退栖楚獨留帝前進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以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官闕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

當少王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恐福祚之不良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額候進止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榼額見血帝爲之動容以袖連揮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而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宣示栖楚曰所進知門外待進止栖楚即拜舞而出待罪於金吾仗然後宰臣更贊其事於帝前命中使就仗宣慰并李渤竝令各宜歸第

遺諫

夫慎終於始君子之道圖國忘死忠臣之節中代而



下乃有秉貞純之操敦亢直之志不幸遭疾殆於彌  
留屬纊忍死口舌爲奏陳逆耳之深戒述經邦之不  
訓異其感悟以申規益以至乘輿臨省親乞其言使  
者存問因受其對莫不罄肺腑之丹實陳時政之得  
失周旋悃悃無所回隱復有直躬守道循名顧義思  
納誨以救惡遂捐軀而甘死將致君於善以舍生爲  
輕惓惓之誠布於遺禮斯固烈氣貫於穹壤英聲垂  
於無窮歷千祀而如生可以掩卷而太息者矣  
史魚爲衛大夫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  
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

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  
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遽然召蘧伯玉而貴之召  
彌子瑕而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  
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漢東方朔武帝時爲大中大夫將死諫曰詩云營營  
青蠅止於蕃愷悌君子無信諛言諛言罔極交亂四  
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諛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  
惟之居無幾何果病死

後漢吳漢光武時爲大將軍病篤帝親臨問所欲言  
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鍾離意明帝時爲魯相卒官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  
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嘆賜錢二  
十萬

樊儵明帝時爲長水校尉卒遣小黄門張音問所遺  
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其罪徙者甚  
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卿部吏司因此爲奸儵嘗  
疾之又野王歲獻其醪膏歲每輒授人吏以爲利儵  
竝欲奏罷之病疾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  
悲怛勅二郡竝令從之

黃瓊桓帝時爲司空以地震免疾篤上疏曰臣聞天  
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  
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  
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  
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  
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  
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  
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  
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  
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  
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



統興崇創基水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刑之地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自是歷高而不傾任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番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祚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聖政諸梁秉權豎官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較收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殿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瞶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諫言

德以輔政念國忘身殞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弊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旣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劉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



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  
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冀其惡以要爵賞  
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  
紫共色粉墨雜揉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  
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  
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  
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  
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累益深敢以垂絕之日  
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

司馬直靈帝時除鉅鹿太守是時刺史二千石皆責

助軍修宮前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  
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  
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時之失古今禍敗之  
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脩宮錢

魏高堂隆明帝時爲光祿勳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  
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嘗懼奄忽忠款  
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  
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  
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



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嘗謂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李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有力知足以飾諫才足以拒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獨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於隸紂縣

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主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旣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誇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寤二世而滅社稷隳圯近漢孝武承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其鳥有長燕巢口瓜冒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



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其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繇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沉淪寃而不知結草以報詔日生廉侔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蹇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強飲專精以自持

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人主明戒驗於後身

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後

吳張紘爲太嘗長史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繇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傾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入柄之威甘易同之權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豐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繇來情之亂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



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紘卒帝省書流涕

陸凱爲左丞相凱疾病孫暄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蓮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晉裴秀爲司空薨友人料其書記得表章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

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旣疾篤不起謹重戶啓願陛下特與施行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

劉波爲散騎掌侍出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勳流後業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曆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早已崇物然後知積累之



功重勤王之業艱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王不  
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林懷九泉  
之感宮廟集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  
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  
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  
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靖亂故使負鱗橫海  
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雲旗而霄潰覩太陽而霧散  
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頃年以來天文違錯妖恠屢  
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  
之瑞君臣猶懷震悚况今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且  
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  
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  
成羣后坐運天綱隨造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  
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雋協和百揆  
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詠弗聞景毫之命未  
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  
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疎  
而遠之清公貞修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  
然此風既替利竟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  
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



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符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拯伏願遠觀漢魏哀滅之繇近覽兩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侵削流亡相屬畧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流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

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汚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點故有職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天青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酒之失遠思國風恭劉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暫回聖恩大詢羣侯延納衆



賢訪以得失今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錄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愧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黃泉及臣凡劣伏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實非靡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嬰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憊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後魏王獻孝文時爲尚書令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著於臨終孝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沒故孔明卒軍不忘全蜀之計曾參疾甚情存善言之

益雖則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蒙父母生成之德漸風訓於華年服道教於弱冠濯纓清朝垂周三紀受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賞之寵遂乃齊跡功舊內侍幄帷爵列諸王位班上等從容聞道與知國政誠思竭盡力命以報所受不謂事與心違忽嬰重疾每屈輿駕親臨問之榮洽生年惠流身後犬馬之誠嗚佩罔極今所病遂篤慮必不起延首闕庭更戀終日仰恃皇造宿眷之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臣聞爲治之要其畧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



則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謗  
佞則疑問絕黜陟行則貪污改是以欽恤惟刑載在  
唐典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周書垂好德之文漢史列  
防姦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旣廣遠近事  
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綏華甸宜惠之以明簡哀  
恤孤獨賑施困窮錄功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歛修  
福業禁淫祀願聽政餘暇賜垂覽察使子襄之誠重  
申於當世將墜之志獲用於明時尋薨

隋段文振大業中爲左侯衛大將軍遼東之役出南  
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獎  
擢榮冠儕伍而知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  
寢食嘗思效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  
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管宄竊見遼  
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  
深須防簡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  
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  
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根本  
餘寇自尅如不時定脫過秋霖雨深爲艱阻兵糧又  
竭強敵在前鞞鞞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數日  
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



唐魏徵爲大師貞觀十七年薨太宗謂侍臣曰徵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始立表草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必諫也

李大亮爲右衛大將軍貞觀十八年太宗幸雒陽令大亮副房玄齡居守後遇疾臨終上表請停遼東之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深以關中爲意表成而卒房玄齡爲司空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幸五華宮玄齡以疾卧總留臺後漸篤玄齡乃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思澤轉降若辜負聖君則處有餘責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不停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可謂啣恨入地遂抗表切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屈自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爲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圍



執戟行間其後延陀鳩張尋旣夷滅鐵勒慕化請置  
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於高昌叛換於流沙吐  
谷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  
誅莫能討繫陛下責其逆亂殺主害人親惣六軍問  
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  
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徃代之宿耻掩嶠陵之枯骨比  
功較德萬倍前王此聖人之所以自知微臣安敢備  
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  
將亡則指其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决機萬里屈指  
而候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策擢將於行

伍之間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國  
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畱情墳典  
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詞窮曹馬文鋒旣振則宮徵自  
諸輕翰暫飛則華葩競發撫萬姓以慈遇羣臣有禮  
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  
斯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  
屠肆鳧鷖荷稻梁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  
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亡之卒則哀動六軍  
負填道之薪則情感天地重黔黎之大命特畱心於  
庶獄臣心識昏憤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天德之高



大哉陛下兼衆美而有靡不備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繇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是亡之徵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尊禮古來以魚鼈畜之且從闕畧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

慈况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城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轉車而淹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且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爲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爲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爲舊王雪怨外爲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戒以保萬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



大之詔順陽春而布澤計高麗以自新焚陵波之船  
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  
旦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以殘魂餘息  
預代結草之誠儻蒙察以哀鳴臣即死且不朽太宗  
見表謂玄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篤如此尚能  
憂我國家  
令狐楚爲興元節度使開成二年將薨前一日自草  
遺表其畧曰臣永惟際會受國深見以祖以父皆蒙  
褒贈有弟有子竝列班行全腰領以從先人委體魄  
而事先帝此不自遠誠爲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長辭  
雲陛更陳屍諫猶進瞽言雖叫呼之不能登誠明之  
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鏡清是修教化之初是  
復理平之始然自前年秋夏已來貶謫者至多誅戮  
者不少伏望普加洪造稍霽皇威歿者昭洗以雲雷  
存者霑濡以雨露使五穀嘉熟兆人安康納臣將盡  
之苦言慰臣永齎之幽魄







贖傳置飛章挺引古今箴切時病世之賢君樂聞其說釋然嘉納穆然稱善言對慰喻璽書優獎增加爵秩便蕃賜予至於輟服御之物申宴餘之樂以其語言載之史策皆所以勵骨鯁而懲諛佞焉

漢邛都爲中郎敢直諫從景帝入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帝欲持兵救賈姬都伏帝前曰一姬死更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太后聞而嘉之錫都金百斤帝亦錫金百斤東方朔爲掌侍即武帝使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

提封傾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吾丘壽王奏事帝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夫殷作九市之官而諸侯畔靈王起童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禮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又董偃得幸於竇太主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是時朔陞戟殿下持戟列陛側辟戟而前日偃安得入乎帝曰何謂也朔曰以人臣私侍公主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昔伯姬燔



而諸侯憚奈何臣乎武帝默然良久曰吾業以設飲  
後而自改朔日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  
度之政不得入焉帝曰善乃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  
馬門賜朔黃金三十斤  
于定國為御史中丞昌邑王即位多行淫亂定國上  
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  
諫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  
甚見任用  
路溫舒為廷尉史宣帝初上書請除誹謗以招切言  
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遵文武之德

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

履和樂與天罔極天下幸甚 言與天長久無窮極也 帝善其言

遷廣陽私府長 田以萬人為長而對不數縣山林

康衡為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元帝問以政

治得失衡上疏言遂宜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

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

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

能之政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帝悅

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食數百石

貢禹為諫議大夫元帝數虛已問以政事禹上言廡



馬太多請減乘輿服御及請復田與貧民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夏之人也後漢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暉後漢邳暉爲上東城門侯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暉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疋貶東中門侯爲參封尉

張禹和帝時爲太尉帝南巡祠園廟禹兼衛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幸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旣訖當南祀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至京禹特蒙賞賜

郭典爲鄴奚都官上書陳五事以諫言甚切直擢爲屯留令

魏楊阜爲將作大匠明帝初理宮室發美女以充役後庭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請諸所繕理務從約節等事詔報日間得密表先陳徃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欵誠篤實退思補過



將順正救備至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帝既作新宮  
又營維陽宮殿觀閣阜又上疏諫之奏御天子感其  
忠言手筆詔答  
晉閻纘爲西戎較尉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  
上書理太子之冤書奏御不省後皇太子孫立纘復  
上書言東宮宜妙選忠直亮正之士又潘岳繆徽等  
皆賈謚父賞其相沉抑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  
其忠烈擢爲漢中守

梁郭祖深武帝時爲後軍將軍時帝溺情內教朝政  
縱弛祖深與觀詣闕上封帝嘉其直擢爲豫章鍾陵  
令員外散騎嘗侍

後魏周澹明元時爲特進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將  
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討論不可之意帝  
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澹浩妾各一人  
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

崔浩爲祭酒時劉裕在雒議欲以軍絕其後路明元  
問浩浩對以爲不可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  
酒十觔水精戎鹽一兩日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欲  
與卿同其甘也

高允文成時爲中書侍郎領著作即前後諫事非一



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迂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  
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尋屏左右以待之  
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  
上事有得失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  
非子何爲不作書諫之使人知惡而諫於家內隱處  
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而  
諫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  
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嘗正言而論至朕所不用  
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  
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

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旁耳皆  
至公王此人把筆輔我國家不過著作即汝等不自  
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

宿石爲中壘將軍遷內行令嘗從獵文成親欲射虎  
石叩馬而諫引帝至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日宿  
石忠臣叩馬切諫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  
駿馬一匹

成淹孝文時爲謁者僕射時孝文自徐泛泗入河還  
維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上疏陳諫帝勅淹日朕  
以嘗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維欲通



運四方而黃河浚急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  
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勅  
賜驛驢馬一匹衣冠一襲

李彪為秘書丞嘗上封事七條後孝文詔曰歷觀古  
事求能非一或微承籍廕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  
名後葉故毛遂起賤奮亢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  
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  
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愛國若家載宣朝美若不  
賞庸叙績將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遷秘書令以酬厥  
款

高道悅為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正色當朝不畏  
強禦詔曰道悅資性寬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  
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梗朕實嘉其一至  
蹇諤之誠何愧黜鮑也其以為主爵下大夫諫議如  
故  
後周張衡武帝時為大學士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  
獵衡露髮輿櫬叩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  
擢拜漢王侍讀

唐孫伏伽武德初為萬年縣法曹上疏陳三事以諫  
高祖覽之大悅賜帛百疋擢拜治書侍御史



盧政力武德三年爲屯田郎中高祖謂政力曰每見卿奏諫志存正直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朕何德而堪之

楊纂武德中爲侍御史數上書言事因被召問擢拜考功郎中

張蘊古貞觀初爲幽州記室直中書省上大寶箴深存規誠之體太宗嘉納之賜以束帛焉

魏徵爲諫議大夫太宗新即位勵精政道數引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不忻然納受徵亦喜逢知己

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宗嘗勞之日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

虞世南爲秘書監太宗謂侍臣曰朕因向日每與虞世南商畧今古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一悵恨朕嘗戲作豔詩世南便進表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輕薄成俗非爲國之利賜令繼和輒申狂簡而今之後更有斯文斷以死請不敢奉詔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虞世南天下何憂乎不治因顧謂虞世南曰朕更有此詩卿能死不虞世



南對日臣聞詩者動天地感鬼神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故季札聽詩而知國之興廢盛衰之道實繼於茲臣雖愚誠願不奉詔太宗大悅賜絹五十疋戴胄爲尚書左丞領諫議大夫貞觀三年遷民部尚書太宗將脩復雒陽宮胄上封事諫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胄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姚思廉爲弘文館學士太宗將幸九成宮思廉進諫曰此秦皇漢武之事耳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爲也言甚切至太宗嘉之賜帛五十疋

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太宗嘗言及山東門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意若如是則示人以隘狹太宗然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自是每有大政嘗預議焉

高季輔爲太子右庶子上疏切陳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日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李大亮爲涼州都督貞觀三年嘗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



非其人太宗下書日以卿兼資文武忠懷貞確故委  
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  
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  
腹心非嘗懇到覽用嘉歎不能自己有臣若此朕復  
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  
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御金胡瓶一枚雖無千  
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

張玄素爲給事中時發卒脩維陽宮以備巡狩玄素  
上書切諫太宗覽之甚悅謂房玄齡曰維陽土中朝  
貢道均朕故欲脩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

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若所有作役宜  
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  
乎可賜絹百疋

谷那律爲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  
曰雨衣若何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  
矣太宗太悅賜帛二百疋  
杜正倫爲中書侍郎嘗與御史大夫韋挺秘書少監  
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爲之  
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  
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干竟不免孥戮爲君不



易爲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嘗能如此朕豈有慮危亡我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並賜帛有差

蕭鈞爲諫議大夫有左武侯引駕虛文操盜左藏庫物高宗令殺之鈞進諫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真諫議也

來公敏爲詳刑大夫總章二年冬高宗特幸涼州時隴外虛耗識者咸云車駕西巡不便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已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此

蓋嘗禮朕欲暫幸涼州觀風省俗如聞在外咸謂非宜必若此行不可自合以實聞奏今對面不言退有移議何也宰相已下再三莫有對者公敏進曰臣聞省方出豫王者嘗規陛下愛育蒼生每思靜鎮今欲巡幸涼州遐宣王畧求之故實未虧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旣見明制施行所以不敢塵黷奉勅顧問敢不盡言但高麗雖平扶餘尚梗兼西道經畧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猶少供侍鑾駕備擬稍難臣聞在外實有竊議帝默然良久曰卿等旣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計亦不至勞費



今時已涉秋節候漸冷且賜卿繒絲以充衣段於是  
賜物有差竟下詔停西幸無何公敏自詳刑少卿擢  
爲黃門侍郎賞其能直言也  
魏元忠儀鳳中以前大學生赴維陽上封事召見對  
敷稱旨授秘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  
袁利貞爲太常博士永隆二年春王公已下及朝集  
使以太子初立獻食物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  
貞上疏切諫從之改向麟德殿陳設至會日羣臣樂  
飲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承忠鯁能  
抗疏直言不加厚錫無以獎勵於是賜物百段

朱敬則則天長安中爲正諫大夫兼脩國史時賦役  
繁重戶口逃免敬則多所諫奏言甚切至太后大嘉  
之頻召入禁中訪以時俗要務俄令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

郭山惲爲國子司業景龍三年春與羣臣宴遊令各  
効技藝以爲笑樂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  
兩篇帝許之乃歌鹿鳴蟋蟀篇翌日帝嘉山惲之意  
降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識綜古今八索九丘繇來  
遍覽前言往行實所核詳昨者同有豫遊式延朝彥  
旣乘歡洽咸使詠歌遂能志在輔時雅申諷諭蹇蹇



之誠彌切諤諤之志愈明宜有褒揚美茲鯁直可錫時服一副

和元祐爲真化府長史景龍末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陋皆寓意嬖幸而意及兵戈韋氏命鞠於大理而將戮之月餘而韋氏就誅其詩言若符讖景雲初以元祐爲千牛衛長史

韓朝宗爲左拾遺景雲三年上疏諫作乞寒胡戲睿宗覽而稱善特賜以中上考

張九齡韓朝宗玄宗時爲左拾遺先天元年九月將幸新豐之温湯九齡朝宗以時屬收穫恐妨農事上

疏切諫帝大悅召見慰諭各賜衣一副

魏知古爲侍中先天元年十月上詩諫獵玄宗手詔曰卿所進獵渭濱十韻三復研精良增歎美今賜物五十段以申勸獎

嚴挺之爲左拾遺先天二年三月玄宗御文德殿宣示百官以挺之上書切直賜物六十段衣一襲

姚南仲代宗時爲右補闕大曆十三年獎葬貞懿皇后恩寵所屬令繕陵寢邇章敬寺後當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者南仲上疏諫之代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賜緋魚袋特加五階宣付史臣時左拾遺何士幹



亦上封論事特詔褒賞遷爲補闕

李絳元和二年爲司勳郎中充翰林學士嘗因浴堂北廊奏對違忤上旨指切時病及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事宜憲宗怒甚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陳豈臣身之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內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恐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

社稷之福也上見其誠切不廻怒色却散稍慰喻曰卿盡節於朝人之不能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使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今日絳拜恩而退上遽宣宰臣命與改官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而賜金紫帝親爲絳擇良笏鄭澣餘慶之子也爲左補闕獻疏切直人爲危之及餘慶入覲憲宗謂之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起居舍人

裴潏穆宗即位初自江陵縣令爲兵部員外郎潏前爲起居舍人以撝泌事抗疏論陳忤旨出官至是酬



獎

高鉞爲中書舍人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帝深納其言賜綵五十疋

劉栖楚爲左拾遺敬宗卽位初百寮入閣日絕高未坐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不任其久欲頓踣者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已有疏論坐晚今日又益晚今不能迴上意是渤之罪請出閣赴金吾仗待罪有頃旣坐百官班退栖楚獨留帝前而進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卽位已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卧官闈日晏方

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卽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恐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進止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檻額見血帝爲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卽碎首而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復宣示栖楚曰所奏知門外待進止栖楚卽拜舞而出待罪於金吾仗然後宰相臣贊其事於帝前命中人就仗宣諭并李渤並



令各且歸第後數日擢栖楚爲起居郎賜緋栖楚矯讓不拜以疾歸維是歲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貫遺恩侍求鹽鐵使諫議大夫獨孤助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枋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寶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帝問前時廷諍者得不在其中邪卽日宣付宰臣令除栖楚爲諫議大夫

韋處厚爲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於思政殿中謝恩諫畋遊及晏起曰臣有大罪願面首於陛下前帝曰何處厚對曰臣不以死諫先聖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致不壽合當誅戮然所不死諫者爲陛下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帝深感其言賜錦綵一百疋銀器四事

崔暉爲給事中敬宗卽位選爲翰林侍讀學士轉中書舍人人思政殿謝恩暉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講平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愧厚恩帝曰俟朕機務稍閑卽當請益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旣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錫之錦綵

李渤爲諫議大夫時長慶寶曆政出多門事歸邪倖



渤居位章疏無虛日敬宗雖日事淫縱亦爲之感  
遷給事中謝日錫紫金魚袋

魏暮爲右拾遺時御史中丞李孝本以罪誅文宗取  
孝本女二人入宮暮上疏切諫帝立出之尋除右補  
闕文宗謂宰臣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彌成  
政令我得魏暮於疑似之間必極忠諫雖不敢希及  
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暮右補闕委舍人  
善爲之辭未幾遷起居舍人兼弘文館直學士文宗  
謂日卿從來論事無所顧望頗有文貞之風甚慰朕  
懷今故不徇月限擢卿此官因問日卿家有何舊圖

書詔勅暮日家書悉無唯有文貞公笏在文宗日卿  
可進來鄭覃在側日在人不在笏文宗日卿渾未曉  
但甘棠之義非要笏耳覃大慙又謂暮日自今有事  
卽論暮日頃爲諫官合盡規諷今爲起居職在記言  
伏望遣臣歸職文宗日允在兩省官卽合論事不得  
固辭繇是起居舍人超拜諫議大夫其制畧日朕以  
邦國之大機務之多惠有所未周化有所未洽不有  
忠謹之士左右規益逮暗無燭不共難歟今則高選  
正人俾居諫省朝政闕失期於必聞是用簡自帝心  
特申獎命所宜稱職豈限葦資可諫議大夫仍兼起



居充職

王直方爲右補闕太和八年直方上疏曰臣伏見近歲已來災害不作兵革休息百穀豐稔四方寧泰者非他是陛下事異於前時中外之心有所驚惜比者雖有教方音樂陛下未嘗賞悅因有賜宴與人共之如此則雖有伶人不害於事陛下卽位之始宣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或聞近來稍不如此樂工弟子賜與至廣每有此事向外流傳傷陛下聖德豈容易也臣以爲鄭聲娛人新音動聽能使人情迷亂捨棄萬事而爲樂不足也臣代以聖體未安加以聲色之翫侵蠹聖祚得不憂乎上覽奏嘉歎賜帛百疋并以表示宰臣令宣付史館

殷侑爲刑部尚書開成元年賜侑黃金十斤命中人就帝宣賜以獎直書  
竇洵直爲右拾遺開成三年文宗以仙韶樂人尉遲璋爲王府率洵直紫宸廷諫以爲不可伏下後命中人齋絹一百疋賜之

宋祁爲右拾遺開成四年四月宰臣奏事罷退及半庭帝却召論曰昨論坊州事者爲誰揚嗣復曰宋祁帝曰宋祁論事至當殊可獎何時授官李珣曰去年



擢授嗣復曰諫官論事如當陛下記其姓名稍加優  
獎如不當亦須令知陳夷行曰論事是其本職若論  
一事即賞何繇得官爵以爲賞此不免有情帝曰情  
固不免理平之事亦不免夷行曰情若公言即不可  
翌日賜宋初絹一百疋先是除郭蘧爲坊州刺史初  
上疏以蘧不可蘧至任以賊罪聞故有是賜  
後唐李詳任左補闕長興二年上疏直諫先是太原  
地震留守密奏人不之知無敢言者及詳奏聞帝甚  
嘉之賜詳五品章服

晉何澤仕後唐爲維陽令莊宗出獵屢踐民田澤屏  
其從者伏於叢薄中截馬諫曰陛下急徵暴斂下不  
堪命今稼穡將登而縱騎耗暴如是使官吏何以求  
理集其征賦臣請賜死於此以悟陛下莊宗慰而遣  
之尋遷倉部郎中明宗天成三年駕在汴水欲幸鄴  
人情不願執政近侍進言未從澤因伏門切諫竟羅  
其行明宗心賞之乃拜吏部侍郎

于鵬爲右拾遺天福二年鵬上章言事其一請頻御  
外殿採納忠言其二請添擇大臣十人每兵僉諾其  
三請罷修燒毀宮殿恐勞民力其四以太原傷殘所  
獨半稅未嘗爲當今請全放勅曰于鵬官居諫諍志



在輔禪所閱貢陳咸開政化備詳端盡良切歎嘉宜陟階資以申酬獎其于鵬加朝散大夫

冊府元龜

其命其五知耳請顯於外此以對聖王其宗極而斷其命今新蘇洪登而蘇熱其暴也其對官吏何以宋其於津於於業載中藩焉藉日對不急進暴熾不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臣戴國士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詞臣部

總序

夏商之前詞臣之制蓋未詳聞說命云其代予言則其事也周禮春官之屬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日辭二日命三日誥四日會五日禱六日誅內史掌王八柄之法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



之策謂以簡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贊為之辭也

之以方判書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若以書使於四

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御史掌贊書王有命以書致

今尚書皆司言之任也漢制帝之下書有四一日策

書二日制書三日詔書四日誡勅策書者編簡也其

制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稱皇帝以命諸侯王

三公其罪免以賜策其異者隸書用尺一木兩行而

已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

尚書令印重令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告也其

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告誡勅者謂刺史太守其文

曰有詔勅某官他類此又尚書主作文書草下筆為

詔策出言為詔命後漢因之故尚書陳忠上疏云尚

書為王喉舌之官而諸郎多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

文轉詔求請也魏制中書監令竝管機密掌贊詔命

典作文書屬官通事郎掌草詔即漢尚書郎之任蜀

初劉巴為尚書令先主諸文誥策命皆其所作則尚

書之職典詔命矣吳有中書令頗與魏同制而國初

文誥之類皆出侍中胡綜則門下兼其事矣晉制以

省郎一人管司詔命任在西省謂之西省郎宋齊因

之梁世中書舍人用人殊重專掌詔誥故裴子野以



中書侍郎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別勅知詔誥  
初魏晉已降中書令侍郎即聯掌其事至是舍人始  
專之又梁集書省置散騎嘗侍而下事具臺省序為諸優

文策文平處諸文章詩頌後魏初多尊晉制中書令  
而下掌為文詔北齊因之後周依周禮建六官太宗  
伯之屬有內刺外史典命蓋其職也隋有內史舍人  
專掌詔誥唐循梁陳故事初中書舍人專掌詔誥其  
以他官領者謂之知制詔凡詔旨制勅璽書冊命皆  
按典故起草其禁有四一日漏洩二日稽緩三日違  
失四日妄誤有以他官特詔草制者然未有名號乾

封已後始名北門學士自永淳已來天下文章道盛  
中書舍人為文事之極任朝廷之盛選中宗朝制詔  
多出宮中明皇始置麗正殿學士又改為集仙集賢  
以典治書籍然亦別草詔書後置翰林待詔又改為  
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乃為學士別建學士院於  
翰林院之南專掌內命然而學士班序未立廷見之  
際各趨本列暨正元二年九月始勅與諸司官知制  
誥同例學士無定員上至諸曹尚書下至較書郎皆  
為之凡入翰林與諸曹絕迹不拘本司不繫當參初  
選者中書門下召令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



書批答共三道詩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後  
增試賦一首元和中又置承旨一員故事中書之職  
正言之制有七一日冊書立后建嫡封庶藩屏臨軒  
備禮則用之二日制書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  
政赦有降憲則用之三日慰勞制書褒贊賢能勸勉  
勤勞則用之四日發旨勅書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  
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處流已上罪則用  
之五日勅旨謂百司承旨而爲程式奏事施行者六  
日論事勅書慰諭公卿誠約臣下則用之七日勅條  
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凡答疏於王公則用皇

帝行寶勞來勲賢則用皇帝之寶徵召臣下則用皇  
帝信寶答四夷書則用天子行寶慰撫蠻夷則用天  
子之寶發蕃將兵則用天子信寶元和初學士院別  
置書詔印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  
將相日制百官班於宣政殿而聽之賜與徵召宣索  
處分之詔慰撫軍旅之書祠饗道釋之文陵寢薦獻  
之表答奏疏賜軍號皆學士院主之餘則中書舍人  
主之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各置六員梁  
因之後唐同光元年四月置護鑾制書學士尋能之  
晉天福五年廢翰林學士其職事並歸中書舍人開



運元年復置翰林學士三年又賜學士院書詔金印  
周初翰林學士嘗參官五日起居顯德五年詔令  
逐日起居當直則赴晚朝夫代王言頒憲度或以褒  
功德或以出爵祿或以撫郡國或以制刑辟皆萬方  
之瞻仰百世之流布必在其言雅正其理流暢可以  
發揮於治體可以感動於人心與典誥而同風將流  
俗而殊貫然後謂之稱職協乎得人矣在於兩漢其  
人未顯獨相如視草而已其後魏有衛覬劉放晉有  
張華和嶠宋有傅亮南齊有丘靈鞠梁有朱异陳有  
姚察蔡立景北齊有祖瑩魏收後周有李德林隋有

虞世基唐有李伯藥岑文本李嶠蘇頌之類皆其彰  
灼聞名於世者也復有不察職務近居侍從獨以文  
義受乎知獎因而受詔俾乎屬辭則有陸賈之書嚴  
助之賦枚臯之祝楊雄之贊王融之序蘇綽之誥虞  
綽之銘其文也或以典雅或以溫麗或以敏速或以  
體要其人也或以忠謹或以鴻博或以時名或以舊  
德雖爲用不一而擅美攸同故有膺絳禮并柄臣者  
焉亦有才不踰衆德不自重雖膺一時之寵終貽多  
士之羞今竝次其事迹著於編簡凡詞臣部八門

選任

恩獎



選任

夫令出惟行孰可以弗慎官不必備唯在乎得人而况登赤墀之塗遊青瑣之闥居切問之地司誕告之言或申論四方或傾爵庶尹或褒贊治行或發明憲章列辟是瞻生民為則典茲任者不亦難哉繇漢而下曷嘗不慎重其選乃在馳辯博之譽韞清麗之才選衆而舉君職自稱若夫當世之主寤寐賢俊其或篤藝文之好特蒙延獎喜讜直之論首被推擇以至膺所知之論薦聳群君之望實寘於嚴署藹乎休問然後知密勿左右誠資乎君子之儒發揮命令必在

乎文士之助者也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武帝時為郎帝方好藝文以淮

南王安屬為諸父

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

辯博善為文辭甚

尊重每為報書及賜

賜謂賜書也

嘗召相如視草廼遺

草謂

文之藁草

嚴助為會稽太守上書願奉三年計最

舊法當使承奉歲計今助

自欲入奉也最凡要也

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

謂非嘗之

文及作賦頌數十篇

王褒蜀人宣帝時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

得詔金馬門褒與子僑等竝待詔數從褒等放獵

放士



衆大獵也一日游放及田獵

所幸官館輒為歌頌

晉劉超字世瑜初為元帝琅琊國記室遂從渡江轉

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為舍人中興建為

中書舍人

孔衍字舒元初為元帝安東參軍掌記室書文殷積

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

徐邈字仙民東莞始幕人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

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

舍人及為散騎嘗侍猶處西省累遷中書侍郎專掌

諭詔改前衛率授太子經邈雖在東宮猶朝夕人見

參綜朝政修飭文詔

宋傅亮字季友晉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直西

省典掌詔命轉領軍長史以中書郎滕演代之七年

遷散騎侍郎復代演直西省仍轉中書黃門侍郎直

西省如故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直中書

省專典詔命高祖受命表策文誥皆亮之辭也

南齊謝朓字玄暉文章清麗初為明帝驃騎記室掌

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尋拜中書郎出為宣城太

守以選復為中書郎

梁江淹字文通初為南齊太祖驃騎參軍軍書表記



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叅軍事建元初爲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叅掌詔冊言遷中書侍郎

任昉字彥昇初爲南齊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雅善屬文尤長刀筆才思無窮遷中書侍郎高祖霸府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梁臺旣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及踐祚拜黃門侍郎  
裴子野爲員外郎普通中大舉北侵勅子野爲檄魏文又勅爲書喻魏相元入武帝深嘉焉遷中書侍郎鴻臚卿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別勅知制誥  
陳陸瓊以文學爲殿中郎武帝時討周迪陳寶應等

都官符及諸大手筆竝中勅付瓊累遷中書侍郎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掌詔誥如故

毛喜初爲宣帝驃騎府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辭也及帝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

姚察遷戎昭將軍撰梁史後主纂集兼東宮通事舍人勅專知優冊謚議等文筆  
後魏袁翻少以文學擅美孝明孝昌中爲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竝掌文翰



温子昇爲廣陽王深行臺郎中黃門侍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深獨沉思日彼有温郎中才藻可畏元顥入雒以子昇爲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爲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爲舍人後除正員郎仍舍人永熙中爲侍讀亦兼舍人

北齊邢劭字子才後魏光祿卿虬之子文章典麗旣贍且速莊帝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甚嚴簡敏速

魏收仕後魏爲主客郎中前廢帝立妙簡近侍詔收爲封禪書下筆便就不立草藁遷散騎侍郎俄兼中

書侍郎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成稱旨陳元康爲司徒高昇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舉劇飲舉醉死神武命求好贊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是能夜闇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爲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

後周王褒初自梁國歸爲內史大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



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相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誥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乃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嘗從焉隋李德林初仕北齊爲通直散騎嘗侍中書侍郎後周武帝平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慰及從駕還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

唐岑文本貞觀中爲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頃之溫彥博言於太宗曰師古諳練時事長於文誥時無逮者異蒙復用帝曰我自舉一人公

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

郭正一爲中書舍人高宗永隆年簡較中書侍郎永淳中正除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勅多出其手

元萬頃爲著作郎則天諷高宗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述撰萬頃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賓咸預其選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萬頃屬文敏速則天臨朝遷鳳閣舍人無幾擢鳳閣侍郎

周思茂爲右史時與左史范履冰苗神客俱以文筆於禁中供奉二十餘年至於政事損益多預焉



崔融長安四年除司禮少卿知制誥融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雜出寶頌則天皇后哀册文及諸大手筆竝手勅付融撰之

賈胄為玄宗太子舍人睿宗時授胄中書舍人胄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與蘇晉皆以詞學見知

蘇頲為工部侍郎玄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玄宗曰蘇頲可中書侍郎明日加知制誥時李文為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

張說為鳳閣舍人歷黃門中書侍郎弘文館集賢院

學士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

說子均均俱能文說在中書均均兄弟竝掌綸

翰之任

張九齡為司勳員外郎時中書令張說與九齡同姓

叙為昭穆尤親重之嘗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俄

拜中書舍人九齡以詞學進又視草翰林甚承恩顧

韋陟為吏部郎中時中書令張九齡一代詞宗引陟

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為美談

韋袞為起居郎代宗寶應二年選為翰林學士考功

員外郎累遷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當時推重



吳通玄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通玄德宗建中初策賢良方正通微登文詞清麗等科貞元初竝為翰林學士時中書舍人李紆為昭德王皇后謚冊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為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竝詔通玄重撰

韓臯字仲文晉公滉之子貞元初為考功員外郎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論謨滉之事業臯號泣承命立成數千言帝嘉之及免喪執政者擬考功郎中御筆加知制誥尋遷中書舍人

韋執誼貞元年應制策高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為

學士

高叅貞元中為中書舍人以病免唯庫部郎中張濛獨知綸翰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請皆不許濛又以姊喪在假或須草制宰相命他官以為之

楊於陵為京兆尹出為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問望發日面辭畱拜中書舍人

李建嗜學力文舉進士選授秘書省較書郎德宗聞其名擢充翰林學士

權德輿為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轉駕部員外司勳郎中職如舊遷中書舍人是時德宗親覽庶政重



難除授凡命於朝多甫自御札始德輿知制誥給事  
中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歲餘岱卒郢知禮部貢舉  
獨德輿直禁垣數旬一歸家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  
者數歲

白居易憲宗元和初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盩  
厔尉集賢較理文詞富豔尤精於詩筆自讐較至結  
綬畿甸所著歌詩數十百篇皆意在諷賦箴時之病  
補政之缺士君子多之往往流聞禁中憲宗納諫思  
理渴聞讜言乃召入翰林爲學士

李德裕爲監察御史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學士帝在

東宮素聞其父吉甫之名旣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  
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

高鉞爲起居郎充史館修撰累陳時政得失長慶元  
年穆宗憐之而賜緋於思政殿仍命以本官充翰林  
學士

韋處厚爲翰林侍讀學士權知兵部侍郎兼史館修  
撰敬宗初即位以待讀及修撰書詔事繁不可兼他  
職乃罷侍讀爲翰林學士

柳公權文宗時爲侍書學士太和九年九月癸丑幸  
翰林院召學士陳夷行丁居晦及公權對因面授公



權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白敏中居易從父弟開成末爲戶部員外郎武宗素

聞居易之名及即位欲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哀

病不能朝謁因言從弟敏中詞藝類居易即日命知

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

梁趙光喬太祖始授禪自外制入爲翰林學士時詔

制叢委中命迅急光喬遣詞供職典而有體時所許

焉三年秋以兄光逢作相不樂在密勿之地堅辭得

請出拜太常少卿乾化二年復命爲中書舍人翰林

學士

後唐王仁裕初仕蜀爲中書舍人蜀亡爲汴州觀察

判官末帝清泰中汴師范延光言其不可滯於賓佐

末帝亦知其有才乃召爲司封員外知制誥充翰林

學士

周魚崇諒漢隱帝乾祐三年自保義軍節度副使爲

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崇諒晉朝爲員外郎知制誥

契册命爲學士漢高祖入汴復召爲學士以母老思

歸乞解職侍養漢高祖嘉之命爲本州副使請領郡

俸王師討三兇時節度使白文珂在軍前崇諒爲副

使知後事凡供軍儲備調發徵促尅期而辯近鎮供



億深所賴焉會王仁裕請退禁庭選學士議者以為  
文字稱職無踰崇諒乃復徵之至太祖時崇諒母病  
篤太祖許歸侍養廣順三年復徵之崇諒累表辭以  
母病難於違養太祖賜詔曰卿向以母親高年久嬰  
疾恙解職歸止徇意承顏始於疾辭今聞疾愈臻此  
康寧之福繇其感應之誠苟徵命以猶稽則才能而  
虛滯復乃職位式作論思載覽表章尚形眷戀諭以  
前詔俾之侍行子道既以光揚君恩亦須承順速宜  
祇赴無或再三崇諒認詔意不敢堅辭復表言比及  
撰行節氣凝滋乞至春暖奉親歸朝許之仍詔本州

給行裝借馳馬送至京師授禮部侍郎知制誥充翰  
林學士

恩獎

古稱登高必賦可以為大夫蓋取其感物造端材智  
深美而能圖事者也厥後選任文學之士置之近密  
乃有潤色鴻業宣行大事陟降帝右居處禁中或受  
對從容或賞賜優洽激其清節褒以美詞使榮冠一  
時名垂千載儒者之遇於斯為盛

漢王褒字子淵宣帝時與張子僑等竝待詔數從褒  
等放獵游放及田獵也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



賜帛

魏邴卽淳黃初爲博士給事中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十疋  
晉劉超字世瑜元帝時爲中書舍人職典文翰而處身清苦衣不重帛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錫無德而錄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南齊傅昭爲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畧身安麤糲嘗插燭板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陳陸琰爲法曹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

後魏董紹爲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宣武所賞孝明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疋

隋李德林初仕北齊爲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後主以爲未能盡善令和云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審朕意卿有大才須叙盛德卽宜速作急進



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後主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

薛道衡開皇中爲內史侍郎高祖每日薛道衡作文書甚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又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功也

虞綽煬帝大業中爲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元叅等四人嘗居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

唐徐齊聃咸亨中爲西臺舍人善於文誥甚爲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勅間來往焉

蘇頲開元初爲中書侍郎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玄宗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謝之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對進題云臣頲撰朕要畱中披覽其禮遇如此徐浩大寶末爲中書舍人玄宗傳位誥冊皆浩爲之叅兩宮文翰寵遇罕比

于邵德宗建中初爲中書舍人尋兼禮部侍郎加史館修撰爲三司使當撰上尊號冊文賜階銀青當是



時朝廷有大詔令皆出於邵 姜公輔建中初爲左拾遺召入翰林爲學士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以府掾俸給稍優乃求兼京兆府戶曹參軍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之

吳通玄建中初爲諫議大夫知制誥詞藻婉麗德宗尤憐之時有詔李紱爲昭德王皇后謚册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爲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竝詔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筆不慊然重之如此

陸贄建中貞元中爲翰林學士艱難中爲內職行止輒隨從精潔小心未嘗有過誤德宗特所親信待之不以嚴特見從容言笑之際或脫玉衣以衣之或以姓第呼爲陸兄同職莫敢望之初德宗自奉天適梁州山路危險徃徃與從官相失夜至驛求贄不得驚悲涕泣募於衆曰有能得贄者吾與千金久之贄乃至皇太子已下皆賀贄母韋氏在江東時詔中使迎至京師道路以驛摺紳以爲榮及母卒將合葬於河南復詔中使徃護其父柩至河南葬焉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入見之日德宗爲之改容致詞以弔之



權德輿貞元末爲中書舍人獨直禁垣數旬始歸嘗上疏請除兩省官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勞苦禁掖清切須得如卿者所以久難其人

張仲素爲翰林學士元和十三年淮西平憲宗御麟德殿對仲素及段文昌沈傳師杜元穎以仲素等自討叛奉書詔之勤賜仲素紫賜文昌等以緋

令狐楚爲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撰元和辯謗畧書成帝嘉其該博轉職方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崔暉爲翰林侍讀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暉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讀半歲有餘未嘗聞臣經義

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媿厚恩穆宗曰俟朕機務稍閒卽當請益學士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旣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錫之以錦綵焉高鉞爲兵部員外郎翰林學士長慶四年四月禁中有張韶之變敬宗幸左軍是夜鉞從帝宿於左軍翌日賊平賞從臣賜鉞錦綵七十疋轉戶部郎中知制誥

路隨爲翰林學士承旨文宗太和元年四月晡後召隨已下對於大液殿各賜錦綵銀器

鄭覃爲翰林學士太和四年七月文宗於大液亭召



單已下對賜之錦綵

封敖為翰林學士武帝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

警句曰傷君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宮錦

杜讓能中和中為翰林學士時僖宗幸蜀關中用兵

書詔重委讓能草辭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帝嘉

之遷戶部侍郎承旨

後唐李琪初仕梁為翰林學士承旨專掌文翰下筆

稱旨寵遇踰倫

盧質為兵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明宗長興初賜號

論思輔佐功臣

非常例也

李憚為翰林學士末帝一日御廣壽殿召憚及程遜

崔拙和凝李崧舍人王延張昭遠李詳呂琦等賜食

帝曰俱掌王言何以分別內外李憚對曰王言本舍

人所掌祇自肅宗舉兵靈武後軍中逐急時令學士

草詞自後乃分職命將相繇內群臣繇外其實一也

食畢人賜馬一匹衣一襲

周扈載為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從駕南征迴召為翰

林學士賜緋時載卧病不能朝謝者數月一日乃力

疾就直帝軫其羸薈賜告歸第仍降太醫視疾其寵

遇也如此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林學士以揚部律法不諳...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